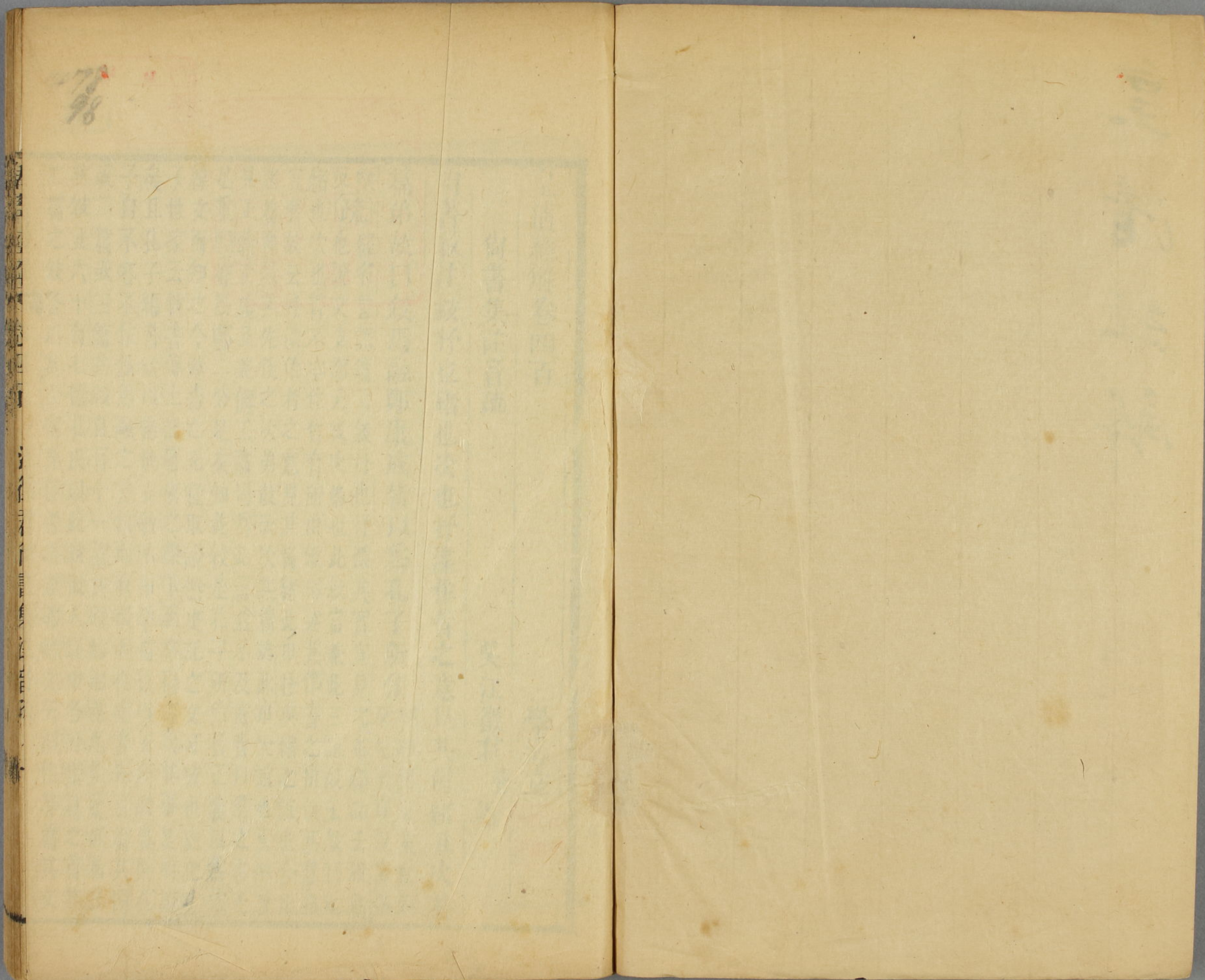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皆亡而敘與百篇之敘同編故存又云馬鄭之徒百篇之敘總為一卷又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廁于正經故謙而聚于下然則古尚書百篇之敘本別為一卷總列于後故此亦總錄于經後从者也

昔在帝堯注鄭康成曰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无先之典

然也疏

注見正義孔穎達申其誼云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詞言昔在者自上目下為稱故云使若无

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无所先故云昔也聲案此說猶未得鄭意鄭君蓋謂孔子編書以堯為始特言昔在以著明錄書之所自如故云使若

无先之典然也

聰明彰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

分反今通作文孫

注鄭康成曰堯猶如故舜攝其事疏

色寸反讓如恙反

注見正義

將孫于位嫌堯得舜即避位不為天子故釋之云堯猶如故舜攝其事孟子萬章篇云堯老而舜攝也又云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是則堯在時舜未嘗

為天子則堯為天子如故也故云堯猶如故

作堯典

虞舜仄敫

敫正義本作微玉篇引作微非也說文人部止有敫字从人支豈省聲不當更加人傍隸古定本作敫茲

从

注敫猶賤也疏

之

則敫者也又哀十四年傳云薪采者則敫者

是敫之

堯問之聰明將使嗣位厥試諸難注厥試以難事書

訓猶賤也

堯典春微五典云云乃堯試舜之

欽有閒不能指實其事矣疏

堯典春微五典云云乃堯試舜之

堯典之文茲則舜典之敘或舜典別有試舜之事不止如堯典

所云也今舜典亡不可攷矣故云書缺有閒不能指實其事矣

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入麓伐木蓋鄭君及見孔氏逸書之舜典

此必據之為說據鄭注則可見堯試舜之事不僅如春微五典

云云也惜正義引鄭注太略

作舜典

帝釐下土注

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聲謂當于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帝謂舜也舜理下土四

疏云帝謂舜也者以

物民種止甬反疏馬注商書明民敘云明民之瀟禮記王

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又云凡民材必因地民山川沮澤時四

谷大川異制民生共閭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盃

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地以制邑

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遷又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

度地以民民地邑民民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

民咸安其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然則王者出治民

民最爲要務而民之法則必使民各安其故土不易其民此

文承釐下土而民之言說民之法則必使民各安其故土不易其

民之事故解民爲民于其民所也云云則設民云云即是不易其

者周禮攷工記云鄰之角民于其民所也云云則設民云云即是不易其

之美者也又史記貨殖列傳云山西饒材竹木穀蠶旄玉石山

東多魚鹽黍稷絲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象瑁珠

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橐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

出禁置此其大校也是四民各有所生之物此言民生是民四

民之所生也周禮土訓辨地物而原其生鄭注云辨其物者民

其所有也伏生傳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所生也薛季宜書

古文訓云爲之貢賦政教畧能記其語曰予辨其土所生也薛季宜書

民無教據此則可見民之政教畧能記其語曰予辨其土所生也薛季宜書

其所生之種類故云設此民之政教畧能記其語曰予辨其土所生也薛季宜書

云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下遂稱言九州之職貢者故其

夫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云云彼言其民男女之數則是闕其戶

口而安宅之即此所謂民之畜其穀云云彼言其民男女之數則是闕其戶

其言同故云若周禮職民辨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

其穀之屬也云之屬者以彼文備言九州之國各志其利其民其畜

易者未濟大象文案易卦既濟六爻皆不正未爲大同之世天地位

萬物育至治之極也未濟則六爻皆不正未爲大同之世天地位

之贊化育以期于既濟定春辨物民之贊化育之事也故孔子

演易于未濟象發此證焉當鴻水初平萬民猶勉食天地則位

矣萬物猶未盡育也猶是未濟之世也此言民之贊化育之事也故孔子

兩文證正相合故引以爲證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飫汨爰筆反

汨乃汨羅淵之汨从水冥省聲音誼皆非矣共居容反彙可耗

反彙孔本作彙其訓勞也依勞訓則是彙師之彙其字當同枯

彙从木不从注汨治也共讀當爲龔龔給也彙飫之誼未聞疏

禾飫乙庶反注汨治也共讀當爲龔龔給也彙飫之誼未聞疏

說文水部云汨治也故云汨治也據言釐下土設民云

云則篇名汨作汨治作爲之證也僞孔書字作汨而訓爲治

誼則是而字非矣云共讀當爲龔龔給也者書古文訓云伏生

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攷惡爲之貢

賦政教然則九共所言大率九州職貢之事貢乃下所以龔給
上者則九共名篇以龔給為誼故共讀當為龔龔字古今通省
作共周禮左傳靡不然矣龔給說文共部文馬王皆云共瀆也
恐未然故不用龔餼篇亡孔氏逸書亦未有其名篇之誼漢儒
亦不得聞偽孔傳云稟勞也餼賜也何所據而云
然耶吾不敢信闕疑可也故云稟餼之誼未聞

咎繇矢孚謨禹成皋功帝舜申之注矢敝也申重也重直疏矢

申重並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據正義謂馬鄭王所據書敘此篇

釋詁文目偽孔氏分咎繇謨下半篇妄注棄為稷官故曰棄稷疏堯典

立名為益稷亂經之罪大矣注棄為稷官故曰棄稷疏堯典

日棄黎民阻飢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棄為稷官也

禹九州隨山容川任土作貢容息注鄭康成曰任土謂定其

肥磽之所生聲謂不言作禹貢蓋闕也磽口疏鄭注見正義云

磽之所生者謂土肥則所生豐土磽則所生儉視其所生以定

賦準其賦以制貢鄭注此篇經文所云觀地肥瘠定貢賦上

下是也又鄭注周禮載師云任土者任其力耕所能生育且以

制貢賦亦謂定其肥磽之所生也聲謂不言作禹貢蓋闕也者

通前後每篇之敘必言作某篇此言任土作貢謂任其土之所

出以作貢物非謂作禹貢書篇也下當別有作禹貢之文茲未

有云焉自是闕逸矣

后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注馬融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疏注見正義云軍旅曰誓者如此篇及商書湯誓周書太誓皆

言告諸侯羣后大誥言大誥繇爾多邦皆是會同之事它如康

誥酒誥召誥洛誥則皆非會同馬云然者據周禮士師之職以

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

會同遂援以說此篇傳誓之誼因聯言會同曰誥云

太康失邦第第五人頊于維汭作五子之歌第古魂反今通作

須注太康后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

帝事降頊維汭是謂五觀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

命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卒國離騷曰夏康娛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平家巷馬融曰頊止也鄭康成曰避

亂于維汭

更革衡反觀古與反假吉下反

疏

史記夏本紀云夏

康立故云

太康居之子也云太康仲康更立至是謂五觀王符

潛夫論五德志

篇文也五觀者國語楚語士嬀曰居有五觀韋

昭注云

五觀居子太康第弟也引逸周書者嘗麥解文云其在

夏之五子

忘伯禹之命今逸周書作殷之五子案言忘伯禹之

命則自是夏之五子

殷乃誤字茲以意改正之據云夏之五子

忘伯禹之命則偽古文

言五字述大禹之敘以作歌謬矣斯足

以證偽孔書之誣也

云遂凶卒國卽此敘所云失邦也但經文

亡逸失邦之事

無聞諸傳記亦未有見唯偽孔書言后羿距之

于河案左傳言

羿因夏民以代夏政未見其爲太康時事偽孔

書不可信姑闕疑焉

離騷者楚大夫屈原所作也夏康云云者

王逸注云

夏康居子太康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居之樂而更作

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

五人家居間巷失尊位也馬注見釋文釋

詁頌止俱訓待故云

頌止也鄭注見正義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戲和涵淫廢時亂日

廟往征之注戲氏和氏世爲日官當

名疏

云戲氏和氏世爲日官者桓十七年左傳云天子有日官

諸侯有日御服虔注云日官日御與林數者也

素與云乃

簡吞之生侯封商史記殷本紀云帝舜命侯曰女爲司徒敬事
五教在寬封于商是侯封商也云國在太華之陽者山南曰陽
謂在華山之南也于九州則在豫州之西畝矣聲謂至侯至湯
凡十四世爲一世昭明二世也昭明子曹圉立五世也曹圉子
明立侯爲一世昭明二世也昭明子曹圉立五世也曹圉子
子昌若立四世也昌若子曹圉立五世也曹圉子
世也冥子報丁子報乙立十世也報乙子報丙立十一世也
報丙子報丁子報乙立十世也報乙子報丙立十一世也
有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十四世也主王侯也自侯至湯十四世而
也入柄以下云云者據正義云商頌曰帝立子生商是侯見
經傳者有此四柄其餘四柄未詳聞也茲依用其說而潤改之
馬世本者紀古諸侯卿大夫之世系之書也今亡不可攷矣所
簡左傳則襄九年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
火紀時焉相湯始居亳從先王注鄭康成
因之是其文也

曰亳今河南匡師縣有湯亭聲謂亳近商地商
故侯所封也故曰從先王注侯也反

共注鄭注見正義云亳今河南匡師縣有湯亭者漢書地理
志于河南郡匡師縣下引皇覽曰有湯亭據此兩書則匡師信是
湯所都之亳矣聲謂亳近商地者鄭以商在太華之陽亳則河
南匡師也案華山在豫州而禹貢云華陽黑水維梁州則華陽
地接梁州實豫州之西垂矣河南亦豫州地鄭注立政三亳云
在成皋之西降谷之東是爲湯所都之亳而降谷即函谷在離
亳之界亳在降谷之東則亦爲豫州西垂當華陽之北矣故曰
王侯不得謂就先王之故侯止是近之而已詳敘文意則謂侯
後子孫數猶皆遠于侯之故侯止是近之而已詳敘文意則謂侯
而云先王謂侯也者長發詩云元王桓桓毛傳云元王侯也蓋
子孫有天下頌其先祖稱之爲王猶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昔
我先王世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是亦稱其先公爲先王也僞
孔傳乃云侯父帝魯都毫湯自商邱遷焉故曰從先王侯也蓋
魯都毫經傳无文其以帝魯爲侯父蓋據大戴禮帝系篇帝魯
次妃簡狄產侯之文子則謂簡狄雖爲帝魯之妃而其生侯實
證詳下作帝告釐茨注帝黑帝也侯之所自出也從先王侯故

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故篇名帝告告或為誥古今字也釐理也茨肥美也治理毫之土地使之肥美故以釐茨名篇疏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鄭君箋云天使乙下而生商者謂乙遺卵成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長發詩云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箋云帝黑帝也然則簡狄之生契乃黑帝之所感生故云帝黑帝也契之所自出也黑帝者北方水帝時光紀也從先王屍當告先王而篇名帝告契則未有帝稱故以為告先王并告先王所自出之帝偽孔傳以上文先王為帝譽于此雖不解帝字推其意蓋亦以為帝譽矣案簡狄吞乙卵而生契猶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稷契皆非帝譽所生也詩生民正義引張融之言曰詩之正頌姜嫄履迹而生稷為周始祖有娥以元鳥生商而契為元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譽為稷契之父帝譽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之特立姜嫄之廟乎子以融之言善矣雖然猶未盡也若稷契果為帝譽之子則稷之始生何為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寒水乎正以履帝武而孕未有人道而生子事出非常故也不然周禮大司樂何以有高先妣之樂商頌何云有娥方將豈商周之子孫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乎且閼宮之詩姜嫄之德直云上帝是依无雷无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明明言上帝依之而裏妊終人道十月而生稷則依謂依其身不得如毛傳依其子孫之說矣生民閼宮之詩皆子孫道其先祖之事豈不知之審而言之信乎推之元鳥生商事類正同則稷非帝譽所生明矣故此篇名帝告不得以帝為帝譽也難者曰稷契既非帝譽所生曷為商周皆禘嘗乎應之曰以姜嫄簡狄皆帝譽之妃故商周皆推譽為遠祖因之以配天子圓丘之禘祭猶漢之劉媪感赤龍而生高帝及高帝有天下尊太公為太上皇死則立廟而祭之情事適同禘嘗之禮不足以為難也云告或為誥古今字也者據史記殷本紀云帝誥鄭注禮記緇衣云告古文誥然則告為古字誥乃今字故云古今字也汨作敍云帝釐下土方馬注云釐理也國語魯語曰茨土之民不材章昭注云茨肥美也茲始屍毫當有治理田土之事則篇名釐茨其文蓋言治理毫土之事故訓釐為理茨為肥美也史記无釐茨篇目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注孟子曰湯尸毫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為不祀曰無以共義牲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猶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无以共盭盛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

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僮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為其殺是僮子而征之是其事也雖然聲竊疑焉豈葛之君民前此皆不粒食乎且越竟而耕朝往莫反餉者日再執有不能毋乃不察之說乎孟子質言無疑姑存其說云爾共居容反遺唯季反盥子並于睡反饋食酒食疏引孟子者滕文公下篇文也晉時有皇並夕吏反餉式尚反疏引孟子者滕文公下篇文也晉時有皇說以地理志梁國監陵之葛鄉為葛伯之國去國師八百里不宜使眾往耕因以梁國之穀熟為湯所都之亳檢漢書地理志梁國無監陵亦無穀熟蓋據晉世之志乎姑不置辯即如其說毫必近葛乃可往耕然終是兩國湯地七十里葛之衛伯也其國當不亞于湯則者胡往莫反且又日必再餉唯于兩國接壤之處二三里之閒乃可爾不然執必發民兄于其國毋乃彼此騷擾乎章平人情遠乎事宜湯豈其然孟子之言未可深信謚安得據之以駁鄭君乎茲猶引其文者以是備說所由伐葛之故姑備錄之而附志所疑以論焉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注醜惡也湯貢伊尹于桀既而

伊尹惡夏无道復歸于湯

惡鳥疏說文鬼部云醜可惡也故云醜路反疏也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惡直醜

黃蕃有徒是醜惡同誼也云湯貢伊尹于桀者孟子告子篇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為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故知伊尹之適夏是湯貢之于桀也案禮記狀誼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制湯為夏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入自北門乃

遇女鳩女房

房正義本作方茲从史記

注乃衍字也不期而會曰遇女鳩女房湯

二臣名疏

云乃衍字也者史記錄此无乃字據文亦無庸有此乃字不期而會曰遇者穀梁隱八年傳文云女鳩女房湯二

臣名者伊尹既入亳之北門而遇之則自是湯之臣矣

作女鳩女房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遷七然反醜古定本如此

注鄭康成曰義牲既成

盥盛既絜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

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

棄代之欲遷句龍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

契今果反瞋黑疏案反句果侯反

注見周禮大宗伯疏又畧見正義茲合而緝之義牲既成云云至變置社稷孟子盡心篇文也云當湯伐桀之時大旱者呂氏

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改湯乃
以身禱于桑林據言五年不改而鄭君云旱至七年者伏生大
傳云湯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而兩大旦漢書龜錯傳亦云
湯有七年之旱然則言五年者誤也云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
之欲遷句龍以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者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
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記
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農者即有烈山氏
州故祀以為社時大旱七年據左傳言自商以來祭法言夏之
衰正當湯時明以久旱故遷柱也此言欲遷其社不可左傳祭
法皆不言變社明柱則遷之祖則以作夏社疑至臣扈注夏社
无可代句龍者故不可遷于是止也者蓋讓責社神之詞疑至未聞焉臣扈人名也馬融說聖人不
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然則疑至亦人名與三篇皆亡不可攷
矣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
虺之誥及湯誥今如此第未聞其說復房柚反疏云夏社者蓋
與云如反疏讓責社神之

詞者周禮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五曰攻六曰說鄭注云祈
禱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于神以求福攻說則以詞責之攻如
其鳴鼓然案言鳴鼓則昭十九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伐
鼓于社是也然則有災變則有讓責社神之事茲以食之天子伐
遷社神以无可代者而止自必有詞說以責之書以夏社名篇
自是讓責社神之詞矣弟書亡无攷疑事毋質故云蓋也疑至
名篇之誥則不可曉故云未聞焉臣扈未審即是湯之臣名扈者
云人名也君夷篇言太戊時有臣扈未審即是其人否馬融說
見正義云復用二臣自明則似以疑至臣扈為二人矣故云然
則疑至亦人名與云與者不能深信馬說而為疑詞也偽孔本
此敘在湯誓之後正義言鄭君等注此敘在湯誓之上今從鄭
本故先列此敘然其次弟實為未安故辯之云先後之次湯誓
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知
當然者湯誓敘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寶敘言夏師敗績則是既
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敘言既勝夏師則是既勝夏
之故故此三篇宜次典寶仲虺之誥敘言湯歸自夏是既勝夏
而歸也湯誥敘言復歸于亳則歸而國矣故此三篇之後當
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也故殷本紀錄此諸篇之敘先湯誓次
典寶又次夏社而無疑至臣扈篇目次則仲虺之誥次則湯誥
是順敘之而為之次也今以此敘列湯誓之前典寶次咸有一
德之後失先後之宜不審何以如此故云今如此第未聞其說
或曰然則何不更其弟而必從鄭本乎曰鄭本篇次是古文之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次也知者以鄭注成王政敘云此伐淮夷與踐郛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編篇于此未聞是可知鄭君悉遵古文篇第雖疑其先後失次不敢更也予何敢擅更之乎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桺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相息恚反桺人

下傍而說文所無不可書也案六書假借之說曰本无其字依聲託事康成有言曰倉卒无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于近之而已然則同聲之字即可假借桺亦而聲也且說文云桺屋桺上標也爾正曰桺謂之桺則桺又高峻之處與升誼合姑假借
[注]桺蓋氏阪之名未聞所在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

也鄭康成曰鳴條南夷地名阪甫疏言升自桺則桺是高峻處

宅證不敢質言故曰蓋也偽孔傳云桺在河曲之南茲云未聞所在者蓋偽孔氏欲言湯升道從桺出其不意故指實以為在河曲之南見非伐桀所經之正路夫王者之師豈掩人不備哉偽孔邪說不可信也則云桺在河曲之南又惡足據且桺之為地名傳記无文故云未聞所在云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也者長發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鄭君箋云三國據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伐也殷本紀云伊尹從湯湯自把戊以伐昆吾遂伐桀偽孔氏解此升自桺造為出其不意

之邪說或者桺非自毫適夏之路故推以為自昆吾而來所經之路也以无正據故云蓋以疑之鄭注見正義孟子離婁下云舜生于諸馮桺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則鳴條似東夷之地鄭云鳴條南夷地名者蓋孟子下文言文王生于岐周卒于畢郢西夷之人也然則以舜為東夷之人乃對西夷而言東夷非謂東二九夷也安得據此而遂以鳴條為東夷地乎且孟子下文又言地之相去也于有餘里據岐周畢郢而東于餘里其去東夷正不止于餘里則鳴條安得在東夷乎史記言舜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禮記檀弓篇亦言舜葬于蒼梧之野蒼梧固南夷地也孟子言舜卒于鳴條則鳴條當在蒼梧是南夷地矣作湯誓疏堯典正義言鄭以湯誓在臣扈後于百

湯歸自夏至于大甲仲虺作誥日居熒反正**[注]**大甲或為泰卷

仲虺湯左相也虺字或作歸卷居轉反又渠**[疏]**云大甲或為泰

云湯歸至于泰卷陶中謂作誥徐廣音義云一无此陶字然則此敘大甲即彼文泰卷大讀當為泰日聲轉為卷也歸字說文所无其或歸字之譌與抑壘字之譌與不知其字不敢據以改虺字也定元年左傳云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故云仲虺湯左相也云虺字或作歸者鄒子堯問篇云其在仲歸之言也云云楊倞注云仲歸即仲虺湯左相也

湯既黜夏命

黜丑

注黜貶下也黜或作紕

貶必斂反下行疏云

貶下也者說文黑部文也云黜或作紕嫁反紕丑律反疏云

者殷本紀云既紕夏命紕黜古字通也

復歸于亳作湯誥

伊尹作咸有壹意

疏堯典正義云鄭以咸有一惠為在湯誥後于百

尹作咸有一德蓋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也而司馬遷嘗

從孔安國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則是孔氏古文之次如此

且據禮記緇衣兩引此篇之文三復其文即可知是成湯時書

以次太甲

後妄甚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膠

偽孔本遂伐上有遂從之三

注大崩曰

敗績傳說三膠國名今定陶也蓋是也鄭康成說以伊訓曰征

是三膠疏云大崩曰敗績者莊十一年左傳文言功績大崩壞

膠則三膠自是國矣續漢書郡國志沛陰郡定陶縣有三膠亭

以是偽孔氏之說姑云蓋以疑之傳鄭君說者堯典正義謂鄭

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膠案孔氏古文有伊

訓篇鄭君猶及見之故得引其文今則亡矣征即伐也鄭君必

于此引征是三膠以證伐三膠而下注乃引載孚在毫以證

俘厥寶

俘罕寶玉注鄭康成說以伊訓曰載孚在毫聲謂孚俘

玉也

同字古文省爾俘取也

省色疏鄭注所出詳上疏聲謂孚俘

載孚在毫以注此文可知載孚之字即此俘罕寶玉之俘古

文省去俘之人傍而為孚爾故云字俘同字俘取釋詁文

伯仲伯作典寶

義牛奇反偽孔本作誼釋文云

注義讀如威義

之義義伯仲伯湯之二臣疏

說文我部云義己之威義也从我

義讀如威義之義者蓋今人書威義字皆作儀而以義為仁誼

之誼不復識義為威義字矣此敍義字偽孔本作誼恐人據偽

孔本而讀義為誼故必正其讀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敍中逸

書二十四篇之目咸有一惠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故知篇

弟當

在此

咎單作明尻

咎果尻反單上

注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尻民

之澶也疏

注見史記殷本紀注云咎單湯司空也者案禮記王

制鄭君以為殷制其文云司空執度度地尻民山川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沮澤時四時則凡民是司空之事此以明凡民名篇是明凡民之法咎單作之則咎單為司空官矣王制又云凡凡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凡民地邑民凡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凡此凡民之法明凡謂明是灋也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注成湯之歿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成湯故推本之爾鄭康成曰肆命者敝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灋度也疏云成湯之則成湯之歿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祿有年所此言成湯既歿太甲元年者特推本成湯之歿為言非謂湯歿之後即為太甲元年也偽孔氏乃云湯歿而太甲立稱元年誣前王而給後學誕妄甚矣茲故云成湯之歿久矣所以往偽孔氏之妄也若然則止言太甲元年可矣乃必言成湯既歿故又申言其意云蓋三篇皆稱成湯故推本之爾知三篇皆稱成湯者伊訓是訓戒嗣王必稱成湯之訓肆命是敝政教所當為自是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固是謂湯也三篇必皆稱述成湯也以經亡无及不敢質言故云蓋也鄭注見殷本紀注云肆命者敝政教所當為也者徂往也后君也三往之君則是湯也以是名篇故知言湯之灋度

中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注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

焉疏注見殷本紀注云有王離官焉者殷本紀言伊尹放三年

復歸于亳注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怒于桐處仁猶誼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注牛呋反孟子作艾段皆字也

則當疏引孟子者思庸注傳曰念常道疏釋詁云念思也庸常

作念疏萬章篇文伊尹作太甲三篇

姑用其誼伊尹作太甲三篇

漢丁既葬伊尹于亳注漢丁太甲子疏殷本紀云褒帝太甲稱

故云漢丁太甲子漢書古今咎單遂訓伊尹事注訓之言順也

人表亦以漢丁為太甲子謂順承伊尹之事疏廣正云訓順也故云訓之言順也烈文詩

訓為順也作漢丁伊陟相太戊相息注馬融曰太戊太甲子疏案殷本紀云漢丁

伊陟相太戊相息注馬融曰太戊太甲子疏案殷本紀云漢丁

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離已立帝離已崩弟太戊立然則大戊是漢丁弟太庚之子故漢書古今人表云太庚漢丁弟小甲太庚子離已小甲弟太戊離已弟馬云太戊太甲子與史記漢書異者蓋史記敘商家世系本紀與世表微有不同三代世表云帝大庚漢丁弟帝小甲太庚弟帝離已小甲弟帝太戊離已弟是則漢丁至太戊皆大甲之子也世表本紀同出一人之手而互相韋異今末由攷定

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朝直注祥其孰是馬則據世表為說也

凶祥也桑穀二木名傳曰俱生于朝七日而大共伊陟教以修惠而木枯共君甫反疏云祥凶祥也者祥有吉有凶禮記中庸豐上六象曰天降祥也孟喜注云天降下惡祥也是凶祥也周易桑穀共生劉向以為神祇故以為凶祥也說文桑穀二木名傳所食菓木从桑木木部云穀楮也从木設聲故云桑穀二木名傳曰云云出漢書五行志五行志先引此敘繼引此傳則此傳其或孔安國之尚書傳與抑或五行傳與不可知矣云七日而大共者兩手溢之曰共生七日而大盈兩手也殷本紀言一莫大共與此不同未知孰是云伊陟教以修惠而木枯者殷本紀云大戊問伊陟伊陟曰臣聞禍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惠大戊从之而祥桑枯死是其事也案伏生大傳高宗之訓傳云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共武

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理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又劉向五行傳以為高宗怠于政事故桑穀之異見皆以桑穀共生為高宗時事與此敘不合豈伊陟贊于巫咸注贊說也國語曰高宗時又有此異與抑誤與

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誼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微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然則古之巫靈矣咸為巫官故伊陟為說桑穀之祥使釀除之齊夕犀反或讀側皆反知中疏漢書郊祀志引此敘文孟其意也案敘意是伊陟為巫咸說康言謂伊陟說其意似與此敘韋反故但節取其訓誼而已引國語者楚語文也云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微之者言其能見鬼神之神聞鬼神之聲也成十年左傳云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誼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患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是足證巫能見鬼神且聞其言也云在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男曰現。在女曰巫者。蓋對文則異其名。散文則男女皆可稱巫也。周禮春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其屬有男巫、女巫。巫是為男女之通稱。其官名必稱巫。不言現。是故咸稱巫咸也。如國語之言。則古之巫。現儼若神靈。故云然。則古之巫。靈矣。說文王部云。靈。靈巫。以王事。神从王。需聲。或作靈。从巫。是巫必靈也。屈大夫離騷云。巫咸將兮降兮。襄茱萸。精而要之。則咸之為巫靈可知矣。作咸。雙四篇。雙。偽孔本作又。史記作艾。皆注雙治也。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下云太戊贊于伊陟。承此敘之下。太戊字下。蓋皆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俗儒疏忽。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太戊篇目矣。重直疏雙治說。文引史記者。殷本紀文也。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者。釋篇名。咸。艾之意也。周書君奭云。巫咸。雙王家。是史記所本也。云作太戊。則太戊亦書篇名。故云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今此敘無太戊。故又推詳其所繇。闕太戊之故。焉云。蓋古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者。王侯。嘯堂集古錄載齊侯鐘銘。其文有再言都俞。而不重出。都俞字止于都字。俞字下各加二畫。

其證也。云下云太戊贊于伊陟。承此敘之下。太戊字下。蓋皆有二畫。作重文。以兩屬者。古書敘目。皆合于一。其分異之處。聯文承接。不提行別。起今逸周書敘。猶然是。可證也。則此書之敘。亦如是矣。據史記之文。則此敘當云作咸。雙四篇。太戊如虞夏書敘。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饌之。邇而下。又有太戊之文。依古文篆籀之邇。則必不重出。太戊字止于太字。戊字下各加二畫而已。如是。則容有不察。而初作單文之誤。故云俗儒疏忽。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太戊篇目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注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唐。言弗臣。伊陟攘作原命。然則不應有伊陟篇目也。蓋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會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爾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為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然乎。疏引史亦殷本紀文。云然。則不應有伊陟篇目也。者。據史記言。伊陟攘作原。命則伊陟。非書篇名。此特原命一篇之敘。爾案孔氏古文有原。命篇。據漢書司馬子長嘗從安國問。故史記所載。尚書多古文。說然。則子長必親見原命篇文矣。此云太戊贊伊陟于唐。言

弗臣伊陟攘作原命必依此篇經文為說據是則可知无伊陟
 篇目矣云蓋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而會伊陟之目以足百篇
 之數者偽孔氏又偽作連叢子託為孔臧與安國書有云世儒
 皆謂尚書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安知乃有百篇邪是偽孔氏
 亦謂尚書有百篇也于上敘誤闕太戊一篇則不滿百篇之數
 因于此會伊陟以足其數爾云贊伊陟者命伊陟也者凡君冊
 命其臣必于庶中史記言太戊贊伊陟于庶言弗臣則是命伊
 陟也云原之言再也者釋言云原再也命伊陟而伊陟攘乃作
 原命以是知原命為再命也馬注見殷本紀注案孔氏逸書
 有原命篇而馬融書敘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逸書至東漢
 時頗有散佚馬君或末之見其以原為臣名謂命原以禹湯之
 道我所修也者蓋以原命名日與說命畢命繫命等相似說命
 命傳說畢命命畢公繫命命伯繫因仿之而為言此以意說書
 與史記大相率異必非名篇之意故直斥其非曰豈其然乎
 仲丁擯于囂作仲丁囂元注仲丁太戊子囂地名也讀若詩云
 搏狩于敖之敖疏云仲丁太戊子者殷本紀言太戊偁中宗中
 地名也讀若詩云搏狩于敖之敖者搏狩于敖小正車攻文也
 毛公傳云敖地名鄭君箋云狩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熒陽
 水經七卷鄭元注云沛水又東徑敖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敖者
 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然則此敘之囂即車攻

之敖故引詩以正其讀于以著明其處所也案水經注所引
 張平子東京賦皆作薄狩于敖今詩則作搏獸于敖此引云
 搏狩于敖者从徐堅初學記二十卷所引也惠先生曰狩本古
 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注云狩猶獸也淮南覽冥訓曰狡蟲也
 高誘注云蟲狩也蓋毛詩作狩故鄭氏箋云田獵搏獸也若詩
 作搏獸則鄭君之箋不己資乎聲案張遷碑云田獵搏獸也若
 之墓帝游上林問禽狩所有據史記張釋之列傳帝實問禽獸漢
 書亦然然則碑亦以狩為獸也然則今詩作搏獸者俗儒所改古本
 本實作搏狩
 吾从古可也

河亶甲兄相作河亶甲注河亶甲仲丁弟相地名疏云河亶甲

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王仲丁弟帝河亶甲外王弟又殷本紀
 云帝仲丁崩弟外王立帝外王崩弟河亶甲立據外王為仲丁
 弟而河亶甲為外王弟則亦仲丁之弟矣注不云外王弟而直
 云仲丁弟者以外王于此无文仲丁則上篇即是承上篇而為
 言也云相地名者漢書地理
 志涿郡有相縣蓋其地也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注祖乙河亶甲子馬融曰圮毀也鄭康成

曰祖乙又去相兄耿而國為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

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復房富反疏殷本紀云
子帝祖乙立故云祖乙河宣甲子馬注見釋文圯毀釋詁文鄭
注見正義云祖乙又去相尻耿耿而國爲水所毀者文承尻相之
下而言圯于耿明是去相尻耿耿而國圯也云于是修德以禦之
不復徙也者上猶罵尻相叙麻言之此圯于耿之下无猶文故
知不復徙也者上猶罵尻相叙麻言之此圯于耿之下无猶文故
于耿明背敘文馮恥妄說非也

般庚五猶將治亳殷注五猶者湯猶亳仲丁猶囂河宣甲猶相
祖乙猶耿及般庚猶殷而五也鄭康成曰祖乙尻耿後奢侈踰
禮土地迫近山水嘗圯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尻湯
舊都治于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疏云湯猶亳仲
甲猶相祖乙猶耿者據以上諸篇之敘也鄭注見正義及殷本
紀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者謂後世奢侈非謂祖乙奢侈
也知者殷本紀云帝祖乙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尻湯舊都治于亳
謂祖乙也云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尻湯舊都治于亳
之殷地者殷本紀云帝陽甲崩弟般庚立則陽甲乃般庚之兄
當陽甲之時般庚爲之臣也經言王命眾悉至于廷是般庚傳

王命故鄭君以此上篇爲殷庚爲臣時事則此治亳殷是陽
之世般庚爲臣時事也云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者湯有天
下之號曰商而此中篇經云殷降大虐西伯戡黎云天既訖我
殷命又詩商頌云殷受命咸宜皆謂商爲殷明是繇桀于殷而
改稱殷也正義引束皙之言云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
始宅般案鄭氏尚書乃孔氏古文本鄭言治于亳之殷地則孔
子壁古文必不作將始宅殷東哲民咨胥怨注鄭康成曰民尻
妄人好爲說說以亂經不可不辯樂勒注見作般庚三篇注馬融曰
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各反疏正義作般庚三篇注馬融曰

不言般庚詰何非但錄其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般庚名篇
疏注見釋文此三篇或告臣或告民皆詰體也故哀十一年左
疏傳伍員引此中篇文稱般庚之詰茲不以詰名篇故馬君說
其不稱詰之意云取其徙而立功者殷本紀言般庚告諭諸侯
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
侯來朝是其
徙而立功也

高宗寤得說使百工負求得之傳巖僞孔本負作營之作諸求
下皆同負虛正反注負營求也說爲胥靡築于傳巖孟子曰
所引說于舌反注及

傅說舉于版築之閒尸子曰傅巖在北海之州鄭康成曰得之

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疏云負營求也者說文是部文云

云得說于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靡築于傅險傳險即傅巖也胥

靡者晉灼漢書注云胥相也靡適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也

引孟子者告子下篇文以證說之發迹于築也尸子者著書之

人也漢書執文志有尸子二十篇本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

師之鞅死後逃入蜀後漢書宦者傳注云尸子晉人也名佼秦

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

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闕道德仁誼之紀一篇言九州險

要水泉所起也據班固言魯人而李賢以為晉人未知孰是姑

闕疑焉其書今亡矣茲引其文者據正義所引也云傅巖在北

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北海之州者蓋其九州險要之文也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

殷始咎周注鄭康成曰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羑里惡且路反疏注見詩文王正義又正義咎是畏惡之拘于羑里斷多亂反疏見左傳襄三十一也成文王斷虞芮之訟者大正詩云虞芮質卒成也傳云質成也蓋往質焉乃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男女異路而相謂曰我等小人其朝士懷者懷畔行者懷路人其以其爭田為閉田而後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是其事也云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者據韓非子則三伐謂侵孟克莒舉鄂也又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案大傳以伐密須為伐耆則伐耆即伐密須也伐密須之前有伐邢密須之前有伐大夷而密須之詩說文王伐密須之孟之孟之與邢密須即克莒也然則舉鄭蓋因伐大夷而舉其旅以過徂莒則代知矣故知大傳所云伐邢密須伐大夷而舉其旅以過徂莒則代是皆在伐密須之前故鄭于此云三伐皆勝云拘于羑里者案戰

史記魯仲連言紂醢鬼侯脯鄂侯文王聞之歎紂乃拘之于羑里惡之拘于羑里者然則紂囚文王不為咎咎周之故而鄭以紂里伯積善纍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而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據此則紂囚文王不無畏惡之意蓋史記二文不同若互相備爾非異也據殷本紀言知文王之歎與諸侯一時之言矣安也周本紀言諸侯不適當文王三伐皆勝之後乎則鄭君說與知醢鬼侯不相符也又韓非云文王侵孟克莒舉鄂三事舉而紂戰國策不乃思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云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于羑里也是則文王之被囚實在三伐皆勝之後鄭君周人乘毚注鄭康成曰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密明年伐崇疏注亦見詩文王正義及周易史彖傳云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謂上六乘五陽也則乘者如陵于其上之言是有勝意故云乘勝也云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者伏生大傳云西伯既伐紂囚之羑里散宜生閔天南宮括三子者相與學訟于太公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除為師學之禮約為朋友望曰西伯賢君也遂與三子見文王于羑里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馬

駭身絳鬣雞目者取九六焉之西海之顙取白狐青雉之於陵
 氏取怪獸大不辟虎狼間尾倍其身名曰虞之有參氏取姜女
 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礮于紂之庭紂出見之還
 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藩之臣昌之使
 者紂曰非子皋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是其事也案大傳言
 西伯既伐黎苦而紂囚之鄭于此云文王釋而伐齔相韋異者
 蓋今之大傳乃後人所公錄者非完書容或有誤詩文王正義
 引殷傳云西伯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克耆殷傳即大傳也
 又引大傳云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克耆殷傳即大傳也
 兩文皆以文王伐齔在既出美里之後當得其實鄭君所據也
 云明年伐崇據是而知伐崇在伐齔之明年也祖伊恐奔告于受
 作西伯伐齔注馬融曰受讀曰紂鄭康成曰紂帝乙之少子名
 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惠時人傳聲轉作紂爾史掌書知
 其本故曰受少武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云紂帝乙之少
 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惠者殷
 太紀云帝乙崩于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是紂名辛也逸
 周書克殷解云殷末孫受惠呂氏春秋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
 其長曰微子居其次曰中弟曰受惠受惠即紂也甚少矣
 紂母之生微子居與仲衍也尚為妾既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

之母欲置微子居以為太子太史據灋而爭之曰有妻之
 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是紂號曰受惠也惟言帝乙愛而欲
 立焉則與呂氏說不合鄭蓋別有所據抑或以紂終得立而遂
 謂帝乙欲立爾云爾人傳聲轉作紂爾者受紂聲相近爾受惠
 者或單言受因而聲轉為紂殷本紀故曰天下謂之紂也云史
 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者凡世子生既命名必書其生年月日與
 名而藏之其或為之美號亦在所必書史掌文書焉有不知則
 受惠之號史必知之矣弟如鄭君此言則以此紂為舊史之文
 而鄭又謂百篇之紂孔子所作毋乃自相矛盾乎曰否蓋史官
 錄書或略紂其作書之繇容當有紂但未必篇篇皆有孔子編
 書必有仍舊紂者亦必有特作者即如孔子作春秋矣
 猶春秋本宋之舊史孔子修之遂為孔子作春秋矣
 殷既錯天命錯七馬融曰錯廢也聲謂天實廢殷命爾欲見
 紂之淫虐自絕于天故以廢天命為文見弋疏馬注見釋文論
 直錯諸枉錯對舉言是有廢誼故云錯廢也西伯伐齔云天既
 訖我殷命是天廢殷命也又云惟王淫虐用自絕則天之廢殷
 命繇紂之淫虐自絕于天故爾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邵反
 紂欲見此意故言錯天命也
 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鄭康成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

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聲謂然則是年太歲在屠維大荒落也數色疏鄭注見詩文王正義云十有一年太歲在屠維大荒落也王詩文王受命之者受命謂受天命康誥云天乃大命文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然則武王自即位至伐紂時才五年爾則此言十有一年自是太文王受命之年數也云是年入戊午部四十歲矣者易緯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八歲昌以授命女正昌鄭注云火戊午部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將王火為之將相戊土也又當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此說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也案二十九年受命至四十歲則十二年矣彼言十一年而鄭云入戊午部四十歲者蓋據中候我應文王受命在季秋之月踰年為元在十三年國語冷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維火雜火午次也當周初之時歲星在午則太歲在巳矣詩文王正義引三統秣云七卻而推之此十一年太歲在巳矣詩文王正義引三統秣云七十六歲為一紀二十部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為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日次癸卯卯以癸卯為部首二也從此以後

壬午為部三也辛酉部四也庚子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酉部十二也戊子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西部十六也戊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戊子部二十一也辛卯部二十二也庚午部二十三也西部二十四也戊子部二十五也辛卯部二十六也丁卯部二十七也復始後紀還然準此以推則戊午部三十六歲甲寅則三十六歲己丑然則戊午部之凡七周而餘三十六歲初歲甲寅則三十六歲己丑然則戊午部之凡七周而寅歲也其二十九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以三十歲年已未歲為一年則三十年武王伐殷歲在辛未乃與國語所言歲星在維火者合則此十一年歲在巳巳當戊午部之四十歲也云然則是年太歲在屠維大荒落也者釋天云太歲在巳日屠維在巳日大荒落依鄭君說此十一年為戊午部之四十歲則巳巳歲故云然也案三統秣云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聲竊為計之一部七十六歲為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更從甲子數至壬寅又得三十九日乃滿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適符一部之六十歲之日數故後年初日得癸卯為癸卯部準此法以數之以後壬午辛酉等各部之初日皆如三統秣之所推至其未甲子信不爽矣惟言皆歲甲寅則未然試推之一紀之歲千五百二十歲以六甲除之凡二十五歲甲寅而餘二十歲更從甲寅數至癸酉乃周一紀則初紀之首歲甲寅次當首甲戌又次紀首甲

午又次紀乃首甲寅凡秣三紀乃復甲寅也惟是文王受命之戊午部若以甲戌紀甲午紀推之則十三年武王伐紂皆不與國語歲在雜火之言相應則此紂十有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一年固是甲寅紀之戊午部四十歲也

太誓三篇注經言四月敘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以為十三年

之一月蓋是與與云疏云經言四月者經云維四月太子發上

四月至孟津安得一月戊午渡邪紂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必非一年內事鄭君于此當自有說今不得聞故云未聞其說云諸家以為十三年之月蓋是與者國語周語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雜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鬻在斗柄星在天龍此謂至辰星與婺女伏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紂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是以武王與國語武成所言皆一時事則是十三年事矣韋昭注國語云星辰星也天龍次名一日元枵從須女入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龍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在須女伏天龍之首是說本諸劉歆亦以此為十三年事偽孔氏依此為說亦以戊午為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惟史記周本紀言十

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蓋周本紀以武王初次至孟津為九年事故以十一月戊午為十一年且从商正以一月為十二月實則初時是十一年之四月此一月戊午則十三年矣經文三篇上篇是十一年事中下二篇則十三年事敘兼總兩時于十一年不月者以經言四月文自明矣不言十三年者以一月戊午既別異于四月明非一年內事可知故省也且經文殘缺安知中篇不具有年月而敘因此畧其年乎則一月戊午信是十三年矣弟以敘無明文姑毋質言故云蓋且云與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賁百注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

赴也三百人當為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

虎賁三千人司馬灋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

賁之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

證反說疏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者應劭風俗通誼也士將反疏賁音同字通也云三百人當為三千人且引孟子文者孟子盡心篇稱武王之伐殷云實據此敘之文據云虎賁三千人足證此言三百人之誤當為三千人矣故引其文也又呂氏春秋簡選及貴因二篇皆稱武王簡車三百兩賁三千人子之而紂為禽正與孟子文合是又一證矣引司馬灋及樂記者欲

故鴻範言十有三祀此不足以難也

武王无勝殷邦諸侯注邦方容反注邦古封字也詩言邦畿千里

論語曰且在邦或之中或云弋反疏云邦古封字也者據周本

此云邦諸侯邦實古之封字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稱古

者封內甸服也則國語以邦為邦也故康誥敘云邦康未彼正義云

外侯服也則國語以邦為邦也故康誥敘云邦康未彼正義云

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是也引詩者商

頌文引論語者季氏篇文也天子言封畿諸侯言封域皆謂封

龍爾詩及論語皆作邦字是足證邦之為古封字故引之也今

人讀詩及論語皆讀邦為百班宗彝作分器分房注鄭康成曰

宗彝宗庸尊也作分器箸王之命及所受物著中疏注見史記

案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然則尊彝異名此云宗彝宗

庸尊也者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尊乃其統名也釋器云彝由器

器也又云由中尊也鄭注周禮人云由中尊尊者彝為上尊

為下是則彝由中尊統名為尊故鄭注周禮敘官云彝亦尊也

豈曰彝彝也言為尊之禮也

者古古文旅字旅之言羈旅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今臣羈

旅之臣也言異國之臣則是遠人也雖不必絕遠即絕遠亦為

旅故此旅獎及下旅巢命皆以旅名為篇皆以遠為誼也鄭注見

正義云獎讀曰豪者釋文云獎馬云作豪首豪也誼與鄭合蓋

此篇孔氏古文有之馬鄭二公當皆及見必其經文雖作獎字

而其義實為首豪獎字以為犬高四尺為獎非也云西戎无君名疆

偽孔氏執泥獎字以為犬高四尺為獎非也云西戎无君名疆

大有政者為首豪者呂氏春秋恃君覽云氏无君呼唐離水之西

焚人野人篇笱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无君高誘注云西

方之戎无君者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无相長一疆則分

種為酋豪是西戎无君太保作旅獎疏云酋伯作旅巢命二文

名其長為酋豪之明證誼迺正同以巢况獎則獎之

為酋豪益信鄭誼崔不可易

巢伯來朝朝直注鄭康成曰巢伯南仁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

即位來朝見夷疏注見正義及周禮大行人疏又見詩蓼蕭正

義鄭知巢伯南仁之國者鄭注周禮敘官象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星詩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胥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此類之本名東仁日寄南仁日象西
仁日伙觀北仁日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仁也然則
鄭君以巢伯當武王初定天下最先來朝故以為南仁之國與
抑或鄭君更別有所據也云世一見者周禮大行人職云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云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
蠻雖大日子春秋傳曰杞伯也用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
其君皆子男也春秋傳曰杞伯也用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
茲以巢伯為世一見者則是以為九州之外之國矣九州之外
得有伯者殷之諸侯與周異也鄭注禮記王制云殷爵三等公
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是殷制異于周也云以武王即位來朝
者世一見之諸侯于中國繼世之王即位猶必來朝況武王易
代新王乎則巢伯之來止是率其舊職見新天子故鄭君云然
茂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鄭康成曰三監管未蔡未霍未三人
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前流言于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
攝政思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兄攝二年之時

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

三監吉陷反疏注見詩東

三監管未蔡未霍未三人為武庚監于殷國者也者逸周書作
維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未于東建蔡
未霍未于殷俾監殷臣故知三監是管蔡霍三人也云此以兄
攝二年之時者詩邶鄰衛譜正義引此鄭注云兄攝一年之時
案成王迎周公歸己在秋時是年即為兄攝之一年三監思誅而
叛總在是年之冬或次年之春同是詩正義所引鄭注而或言
一年或言二年未知孰是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
年克殷克殷即謂誅三監及武庚也是三監之叛在兄攝一二
年時也其前有周公兄東二年則距武王崩時而四年矣敘必
追溯武王崩言之故又釋其意云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
崩始也金縢云武王既喪管未及其羣弟乃周公相成王相息
流言于國是其叛心之萌自武王初崩時始周公相成王恙反
注鄭康成曰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
蔽已解矣賈反疏注亦見詩東山正義云蔽已解
公心意合一周公所欲為成王必以將黜殷注鄭
之故敘言相成王使若本成王之意將黜殷注鄭
康成曰黜貶還也疏貶下也茲云貶還誼同也作

三

謂殺武庚也微子肩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

承湯祀疏

注見詩有客正義據詩正義所引微子居之上有微
采地名句下有紂同母庶兄也句以皆采入商書微

子篇注故
記說武王

于此刪節之也云微子居武王投之于宋者禮記樂
投殷之後于宋鄭君注彼文云投舉徙之詞也時武

王封紂子

武庚于殷虛所徙者微子也是其明文也云因命之

爲王
者後

初時王授微子于宋特比尋常之諸侯今命之因其于宋卽封之于宋爵之爲宋公焉云代殷後承

湯祀者武

王本立武庚爲殷後以奉湯祀今武庚以叛見殺成

後卽代之

承湯祀矣作之爲殷作微子之命

唐未得禾

異畝同穎穎余頃反注唐未名虞成王母弟也封于唐穎

采也鄭康成

成曰二苗同爲一采

與之唐屬

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

及成王滅唐而封太未焉又昭十五年傳云太父唐未成王

母弟也案唐未之僞以封于唐故也其得此禾瑞時則猶未

封敍據後爲偁爾說文禾部云穎禾末也毛詩生民傳云穎麥也禾末結實而下谷者則是采矣故云穎采也鄭注見周本

穎也禾末結實而下垂者則是采矣故云穎采也鄭注見周本紀注伏生大傳歸禾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

一采大幾盈車長幾充箱鄭云二苗同爲一采二苗三苗未知

孰
諫者天子王命善卡歸周公子東注歸遣也孝經說曰惠及

是獻諸天子王命唐才歸周公于東注歸還也孝經註曰惠乃

于地則嘉禾生成王欲以禾瑞歸美于周公故命唐耒以禾遺

遺唯說論語陽貨篇云歸孔子豚孔安國注云

公子東征之所遣唯季反疏論謂陽貨篇云歸孔子則歸有遺誼故

云歸遺也引孝經說者援神契文見禮記禮運正義云以禾遺

公于東征之所者周本紀云唐未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

周公于兵所敘言于東而史記言于兵作歸禾

所則是用兵于東時故以爲東征之所注見

周公既得命禾注鄭康成曰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疏正義

天子之命作嘉禾注○**○****○**敕也疏○**○**古古文旅字

忠天子之命作嘉禾注忠陳也疏旅陳釋詁文

成王既伐管未蔡未以殷餘民邦康未作康誥酒誥梓材注鄭

康成曰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不言霍未者蓋赦之也康諡也聲謂邦古封字也封康未為衛侯為因爰疏鄭注見詩邶鄘

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者以殷餘民封康未則康未所封即三監之地必既滅三監乃可以封康未故敘欲言封康未必先言伐管蔡為封康未因管蔡之國也云不言霍未者蓋赦之也者大誥敘言三監及淮夷叛則霍未亦叛亦不當誅伐茲言伐管未蔡未而不及霍未故鄭君疑其赦之蓋三監之中霍未最幼既與兩兄同事或迫于兩兄不得不入其罪可原容當赦之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康諡也者逸周書諡法解云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康之為諡有此三諡皆與康未之行相似故鄭君以康為諡偽孔氏乃以康為圻內國名正義謂馬王亦云然案史記管蔡世家言武王封未鮮于管封未度于蔡封未且于然案史記管蔡世家言武王封未鮮于未武于成封未處于霍康未封未季載皆少未得封是則當武王時康未實未有國及武王崩即有流言之事周公出兗東都既反而兗攝又有東征之事其時皆未皇封康未也逮三監既誅而以其地封康未則康叔始封即為衛國何嘗有康國乎康自是諡號鄭說誠是馬王偽孔皆非也云邦古封字也者說詳分器敘疏封康未為衛侯事甚昭著注必言之者以經及敘皆不見衛國名故也

成王在鄴注鄴文王所都疏邑文王有聲之詩言文王作邑于鄴是文王都于鄴也

欲宅雒邑注成王之言曰惟余一人營兗于成周惟余一人有

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此成王欲宅雒邑之意也

易弋疏成王之言曰云云者呂氏春秋長利篇云南宮括對太

叔反疏成王之言曰云云者呂氏春秋長利篇云南宮括對太

一人營兗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

誅也是其文也但其文定成周今引以說欲定雒邑之意者

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皆在雒邑宅雒實兼王城成周言之

也逸周書作雒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是則宅雒邑即為

定成周也使召公先相宅注召公皆同相息恙反下敘同注鄭康成曰

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

也疏注見詩王作召誥疏風譜正義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注鄭康成曰兗攝七年天下太平

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疏注見公羊傳疏使來告卜作雒誥使色

宣十六年疏使來告卜作雒誥使色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成周无成栖殷頑民注鄭康成曰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民无

知之傳疏注見詩王風譜正義云此皆士也者篇名多士篇中

四年左傳云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以其不服于周言其不則

德誼故謂之頑且目之為民也雖然其不服于周由不忘故主

之故然則由周而言謂之頑民由商言之固不失為誼士桓二年

左傳云武王克商栖九鼎于維邑誼士猶或非之誼士即謂此

頑民也云民无知之傳者孝經援神契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

士

周公作无佚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注馬融曰師氏保氏皆大夫官鄭康成曰

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聲謂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

之以事而諭諸惠者也保也者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

也疏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案周禮地官敘官云師氏中大

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故馬鄭皆說師保為大夫但周

召公並相成王實兄三公之位非中下大夫之爵故鄭又云

聖賢兼此官言實為相而兼師保之職爾云聖賢者蓋以周公

為聖召公為賢也竊意周公之息未必優于召公但周公多材

多執以通明而號稱聖爾文王世子者禮記篇名也引其文者

以其正說師保之職任故取以為解相成王為左右相息注馬融曰分陝為二伯

東為左西為右陝式疏注見釋文云陝為二伯者公羊隱五年

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

一相處乎內是周公召公分陝為二伯而相成王也但傳言一

相處內則似分陝者治平外矣馬以分陝解相成王為左右者

蓋處乎內者專治王朝不主外土諸侯故對分陝者而言處

乎內其分陝者雖主外土諸侯但統之而以其治固亦在內

得在王左右也禮記王制云分天下以說則分陝為二伯即鄭注彼

文亦引公羊傳周召公分陝之分以說則分陝為二伯即鄭注彼

右也故馬又申言之云東為左西為右然則周公左而召公右

矣注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

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復房疏注

史記鄴世家注云功配文武者周之王業文王基之武王定之

周公攝政致太平乃始成之是周公之功堪配文武也云以為

是書經解 卷四百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周公苟貪寵也者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在臣位乃甘自卑
謂不復避謂為苟貪事權也經云我不以後人迷是周公表明
己意不以子孫之故迷樂不捨則可
知召公不說之意實疑周公貪寵
周公作君夷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郕注鄭康成曰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
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踐讀曰前前滅也郕

國在淮夷之北聲謂踐或為殘殘亦滅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為

惡復房富反疏鄭注見詩破斧正義及正義又畧見周本紀注

管蔡及此伐淮夷踐郕云皆周公謀之者彼斧詩云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郕也是伐此諸叛國皆周公謀

之者也但臣功皆統歸于君凡周公所伐縱使成王不親行史

文自必偶成王伐之鄭必知此諸叛國成王伐是成王臨事乃

往者以多方敘云成王歸自郕在宗周諸庶邦周官敘云成王

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鄭是皆說成王親征而返也則殺武

庚伐管蔡王亦親行可知矣伏生大傳云遂踐郕踐之者籍之

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猶其宮鄭君不用其說而讀踐為前

訓為滅者下敘云成王既踐郕將柝其君子蒲姑是郕雖滅而

其君未嘗見殺大傳言殺其身與敘韋異故鄭君不久也成二

年左傳云前滅此而朝食是前之誼為滅踐前音相近古段

字也成王實滅郕而踐之為滅誼不顯故轉為前也云郕國在

淮夷之北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云蒲姑商郕類東海者也蒲

姑齊也商郕也案齊在太北鄭與蒲姑接壤則近齊而當太

之東北柴誓經云淮夷徐戎並興其敘云東郊不聞則淮夷直

志東是則郕在淮夷之北矣聲謂踐或為殘者周本紀作東伐

淮夷殘郕是所據也引王霸記者證殘之誼亦為滅也王霸記

者古書之名于今亡矣茲得引之者據鄭注周禮大司職所

也作成王政注鄭康成曰此伐淮夷與踐郕是攝政三年伐管

蔡時事編篇于此未聞疏注見正義云此伐淮夷與踐郕是攝

周公攝政二年克殷三年踐郕此鄭君所據也據此則此篇當

在康誥之前且多士篇云昔朕來自郕謂此踐郕歸也則此篇

當在前益審矣今列于此故鄭云編篇于此未聞謂未聞孔

子編次之意也案下三敘與此敘文相承次則鄭君于下三篇

當皆同此說
成王既踐郕將柝其君子蒲姑注蒲或為薄馬融曰薄姑齊地
鄭康成曰郕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服

于大國疏

云蒲或為薄者據周本紀云栖其君薄姑又釋文云蒲馬本作薄馬注見周本紀注云薄姑齊地者薄姑

卽蒲姑昭二十年左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之地蓋以蒲姑氏居之而得名則是齊地矣故服虔注昭九年左傳亦謂蒲姑齊也鄭注見詩破斧正義云欲徙之于齊地者久馬說以蒲姑為齊地也雖然聲竊疑焉昭九年左傳云蒲姑商鄭吾東土也則鄭與蒲姑接壤栖鄭君于蒲姑則如無栖伏生大傳云鄭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栖其君薄姑然則蒲姑鄭君之名此敍當言將栖其君蒲姑于乃衍字也成王栖鄭君其地遂為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卽鄭君也若夫栖鄭君之處所則文不具无以云焉畱見如此具說于注聊識之于疏

成王歸自鄭在宗周詰庶邦作多仁

成王无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鄆作周官

疏偽孔氏偽造此篇以列立政後堯典

正義云鄭以為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案此敍與上三敍文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時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先後之次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从鄭本

公作立政

成王既伐東夷息咎來賀

息正義本作肅史記作息據鄭注則鄭本亦作息馬本亦作息據鄭注則鄭本亦作息

故从

注東夷蓋謂淮夷鄭也馬融曰息咎北夷也鄭康成曰息咎或謂之肅咎東北夷

疏以上諸敍承伐淮夷踐鄭而稱言既滅後之餘事此言既伐又承上為文則所伐卽上敍所云也故云東夷蓋謂淮夷鄭也淮夷及鄭皆瀕東海皆東夷也不敢質言故云蓋也偽孔氏以東夷為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駢貊之屬妄說無據吾无取焉馬注見釋文云息咎北夷也者昭九年左傳云肅咎鄭毫吾北土也息咎卽肅咎故以為北夷鄭注見史記五帝本紀注云息咎或謂之肅咎者如左傳肅咎鄭毫及國語肅咎氏貢枯矢之文是也云東北夷者蓋在北王界榮伯無異而其傳或解為子或解為使而偏于東者也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為使者悉于正義本改為俾矣此敍傳云王使之為命書故此界字正義本亦改作俾此則誤改也史記錄此敍作王注界賜也書或為辨辨古班賜榮伯據賜誼則字當改為界

字班亦賜也

王以息咎所貢分賜榮伯也

馬融曰榮伯周同姓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元

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

疏界賜釋詁文云書或為辨者釋文原

義禮士虞記云古文班或為辨則古字或以辨為班也云班亦

賜也者周禮太宰職云匪頒之式鄭仲師注云頒讀為班布之

班謂班賜也是班有賜誼茲承界賜之訓故云亦賜云王以

息眷所貢分賜榮伯也者國語忠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

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无忘服也故分陳以肅容氏之

貢案國語所言乃武王時事與此異時此召賄息容名篇賄所

以報其禮也則息容所貢物富矣言異賄此召賄息容名篇賄所

榮伯也云分賜者明必非盡以所貢賜之亦或所賜不獨榮伯

文不具爾馬注見周本紀注云榮伯周同姓者國語晉語云重

之以周召畢榮榮謂榮公也與周召畢並言之則同姓可知矣

榮伯蓋榮公之子故以為周同姓云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者禮

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是謂有采地如諸侯祿而不

立國者則畿內諸侯作賄息容之命注賄財也主國贈賓之禮

即王朝卿大夫也也記曰賄在聘于賄聘依說文當作娉从女不从耳經典皆作

賄賄財釋言文引記曰者義禮聘禮記之文也鄭注彼文云賄

則賄為主國贈賓之禮故引以證

周公在鄆將歿欲葬成周注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鄆心

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

周示天下臣于成王疏此伏生說周公欲葬成周之意故取以

三年後也云示天下臣于成王者葬于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

若為成王終守成周是以見臣于成王之意

薨呼公侯粹曰薨大傳曰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

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

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惠粹子律反經

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說文死部云薨公侯卒也从死省

聲故云公侯粹曰薨大傳云云伏生說成王所以葬周公于畢

之意也故取以說此云畢者文王之墓地者孟子離婁下篇言

文王卒于畢郢故畢有文王墓趙岐注孟子亦云畢文王墓近

于鄆鎬之地云不葬于周者謂不葬之于成周也云示天下不

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惠者文王墓在畢葬周公于畢言若

從文王以見非己所得而臣之者告周公作毫姑

所以明周公之功而尊周公之意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周公无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注鄭康成曰君陳蓋
 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天子之國五十里為
 近郊今河南雒陽相去則然疏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
 下乃此敘之注成周句見周禮肆師疏天子之國云云見周禮
 載師疏敘言命君陳先言周公既歿猶蔡仲之命敘言命蔡仲
 先言蔡仲既歿兩文相似當同是父歿而命其子故推君陳為
 周公之子以无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伯禽者周公之元子君
 陳亦周公之子則是伯禽弟矣鄭君注禮記云然其注此敘必
 亦云然此注既闕始取禮注以補之同是鄭君之注以并合
 于此可也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者謂成周在王城之近郊也
 鄭君注雒陽以瀾水東廬水西為王城以廬水東為成周則成
 周在王城之東矣敘言東郊成周是據王城而目成周為東郊
 也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者以王城為天子之國也杜子
 春注周禮載師職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云今河南雒
 陽相去則然者鄭注雒陽中必親林其地知兩縣相去遠近之數
 是鄭君北海人曾往關中必親林其地知兩縣相去遠近之數
 并知其地名之沿革故據以駁成周去王城五十里為王城之
 近郊矣

王將崩命召公畢公逯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相息鄭康成

曰回首曰顧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疏注見正

本紀注云回首曰顧者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還視必回首也

鄭注禮記緇衣云臨死遺書曰顧命此云臨終出命故謂之顧

兩注意正同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偽孔本无成王

本有此三字注尸主也主天子之位即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

內之位也疏尸主釋詁文云即經所謂王出在應門之內之位

子且必推本成王崩言之明非踰年即位而誥諸侯實即受

顧訖權主天子位以朝諸侯而報誥之故引顧命文以說

康王命作冊畢注當云作冊畢公誤脫公字疏周本紀錄

王命作策畢公今此畢下無公字似不詞分尻里成周郊作畢

必有掩誤故口當云作冊畢公誤脫公字

命注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敘相應

非也疏注見正義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者案劉歆三統林有引畢命豐刑之文蓋漢世別有畢命篇鄭君亦及見之故據以為言也云不同與此絃相應者此必引者之誤也當云不與此絃相應正義引之誤多同字抑或不同承冊命言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絃不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篇是冊命霍侯此絃言作冊畢公是不相應也云非也者既不相應則逸篇非此篇書矣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注穆王康王之孫大司徒地官卿也

疏周本紀云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南巡守卒于江上立昭官司徒又云大司徒卿一作君牙人故云大司徒地官卿也

穆王命伯璽為周太僕正璽居永反正義本作罔史記及說文所引皆作璽隸古定本亦作璽唐改

非也注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太僕正其長也周禮太僕下大夫

二人政官之屬也長中疏鄭注周禮太僕敘官云僕侍御于尊禮太僕之官正之言長故仿周禮注而云太僕正其長也引周禮者夏官敘官文云政官之屬也者周禮夏官司馬掌邦政司

馬以下皆政官之屬太僕列在內焉作璽命蔡未既歿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注王成王也蔡仲

蔡未之子也春秋傳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其事也然則此篇當在毫姑之前編之

于此未聞行下孟反疏上兩敘召言穆王此承其後嫌此王亦

未之子也者定四年左傳言蔡蔡未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是仲為蔡未子也引春秋傳者即定四年左傳文云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者史記管蔡世家言舉為蔡仲士也云然則此篇當在毫姑之前者據左傳蔡仲受封在周公生存時毫姑作于周公歿後則此篇當在前矣堯典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弟八十三鄭以為在堯誓前弟九十六又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案賈氏傳孔氏古文則別錄之次是古文舊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書而廟之穆王時書之則不達其情故云編之于此未聞

忠侯伯禽宅曲阜之魯阜房西反注曲阜在兗城中委曲長

七八里疏云曲阜城委曲長七八里者應劭風俗通山徐夷

闕正義本作開釋文云馬本作闕案馬氏傳古文古文闕作闕馬本必作闕釋

〔注〕徐夷徐戎淮夷闕開也柒或爲肸或

爲鮮禮記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昔者文公伯

禽有爲爲之禮家說以爲征徐戎作柴誓然則此篇當次亳姑

辟皮傷反爲爲上疏云徐夷徐戎淮夷者據經于睡反下干摩反文言淮夷徐戎也說文明

文作閑故云閑閑也云案或爲𦵏或爲鮮者史

孔子答子夏問傅老聃之言也云禮家說以爲征徐戎作柴誓

者鄭注曾子問云伯禽周公子封于宋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柴誓是其說也云然則此篇當次亳姑者

墓姑作于葬周公時伯禽有三年之喪自是周公之喪卒哭則既葬矣故此篇當次墓姑乃禮記正義以征徐戎時周公猶在

謂伯禽爲母喪案義禮喪服父在爲母齊練其父卒乃爲母三年此周公之制也伯禽旣卒之手然則伯禽三年之喪縱是爲

母亦在周公歟後禮正義言周公猶在非也安見禮記所云非謂周公之喪乎故此篇當次在姑愛志世家記此事謂與魯蔡

及同時是因此殺之淮夷而誤以合于大誥殺之淮夷叛爲一

事尤非也。僞孔氏超此篇于文侯之命。後據堯典正義謂鄭以

築誓在呂刑前第九十七則是古文本在此也伯山仲之命皆是成王時書而皆薊于穆王時書之閒未達其

綱次之意故云編于此亦未聞云亦替亦蔡伯之命也

紱言呂命穆王注云呂侯受命于穆王者蓋命作呂荆

由王出自上詔下之言故解曰命爲曰角受命

平王錫晉文侯晉文侯智智主主璫璫又又尋尋褒褒以以生生伯伯服服而而黜黜申申后后廢廢

王娶申女以爲后生太子宣自及笄娶伯生作周而黜申月

宜曰宜曰奔申申侯與大戎珍宗周殺幽二虜晉文侯于是乎定

公迎宜曰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國語曰晉文公二是平王褒百毛

天子此之謂也平王嘉文侯之功故賜之以璧璽主理反戲听

疏云三王之二種其王立數穆王爲一世其二世也其三王崩子懿王立三

世也崩其王弟孝王立崩正葬三王子厲王五世也厲王子宣王六世也宣王子幽王七世也幽王

卷四

卷之四

子平王八世也云幽王娶申女以爲后者詩曰華殺文云生太子宜白者毛詩小弁傳云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白云又得褒似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者事詳周本紀宜白奔申以下至是爲平王鄭氏詩譜王風譜文周本紀亦有其事引國語者鄭語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達師敗諸殺還歸作秦誓敗必邁反注殺在宏農黽池其語曰東殺西殺黽池所高春秋傳僖公三十年秦穆公與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夜見秦伯秦伯與之盟而還使杞子逢孫楊孫留戍鄭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赤蹇赤以爲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三十三年晉文公喪未葬子襄公墨縗經以從戎要秦師于殺而擊之俘其三帥孟明西乞白乙以歸襄公之母文嬴秦穆公之女也請于

襄公而釋三帥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次哭而迎之是其事也還歸作秦誓蓋謂三帥還歸而穆公作此誓史記以爲是後三年穆公伐晉取王官及郤遂自茅津渡河封殺尸而後作誓未知審然否池直离反縗初同反說云殺在宏農黽池其語曰東殺西殺黽池其語者蓋黽池之土俗語也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池縣有二殺所謂東殺西殺也蓋二殺于黽池爲最高處故曰黽池所高引春秋傳者陰括左傳文云還歸作秦誓蓋謂三帥還歸而穆公作此誓者紱于敗諸殺之下卽云還歸作秦誓似謂三帥還歸而誓于是乎作但與史記文不合左傳又无作誓之文故云蓋以疑之引史記者秦本紀文也云取王官及郤遂自茅津渡河封殺尸者左傳文公三年之事也謂于此時作誓則无文以證焉如其說則是穆公還歸而作誓恐非紱之所云也故不敢遽信而云未知審然否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一

學海堂

尚書集注音疏

吳江徵君 聲著

尚書逸文疏

尚書百篇亡者大半故諸傳記所引尚書文今尚書中无者頗多其明言某篇如所稱伊訓曰太甲

日之等既各如其篇弟以厠于見存者之間矣其或止傳夏書若商書周書而不傳篇各或止傳書曰而并无虞夏商周字者皆不知所附姑總錄于此焉其先後之次則未由攷定約畧次之而已案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此言雖未知確否然可見古書不止百篇矣即如定四年左傳所云命以伯禽命以唐誥此二篇命書皆不在百篇之內然則傳記諸子所引書文容有在百篇之外者亦未可知今无从區別姑皆錄之而已惟墨子引先王之書如所謂湯之官刑相年之道之等則顯然非此百篇之文茲不錄也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重直容反

注帝系曰瞽瞍產

重華是為帝舜建皇所謂建用皇極也授政布政于天下也改

朔改建丑朔為建子也

宋書禮志記曹魏時羣臣議改朔事

建皇授政改朔太平御覽八十一皇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皇
南謚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
侯所謂建黃授正改朔三國魏志明帝紀青龍五年山莊縣黃
龍見于是改寅正為丑正以青龍五年三月建辰之月為景初
元年夏四月服色尚黃義牲用白以地正也案儀牲用白是也
服色尚黃非也蓋正色隨三正不火五行寅正尚黑丑正尚白
子正尚赤无有尚黃者魏以黃龍見而尚黃非古制也皇甫謐
因而誣舜尚黃妄改中侯之建皇授政為建黃授正以就其謬
說蔑古壞法之罪人也據粵若稽古云云似舜典篇首之文而
御覽及文選注皆引以為中侯高堂隆又止傳書未明言尚書
故不敢列于舜典篇目之次而以錄于逸文之首蓋中侯所云
必出于尚書如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是堯典之文以
况此粵若稽古云云可知矣姑錄以為逸文可也注引帝系者
記五帝世系之書也篇在大戴禮記云建皇所謂建用皇極也
者所謂周書鴻範文鴻範九疇次五日建用皇極是也云改朔
收建丑朔為建子也者鄭注堯典云
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茲依以為說

祇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見亦瞽反齊仄皆反

注趙岐曰尚書

逸篇祇敬載事也夔齊栗敬睿戰慄兒聲謂允誠若善也舜

敬事瞽瞍見之必敬睿戰栗瞽瞍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

艾不假姦也

艾偶疏此經引見孟子萬章篇當是舜典之文以

以入舜典篇目之下而列之于此注傳趙岐者字邵卿京兆長
陵人也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字示不忘本土所著有
孟子章句三輔決錄事詳後漢書列傳祇敬釋詁文載事逸周
書謚謚解文齊者齊肅栗者戰栗夔齊與齊栗聯文則是齊栗
之頌故云夔夔齊齊敬睿戰慄兒聲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
為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此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子語中
解之曰瞽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似不合孟
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為之解允誠若善並釋詁文云所謂
烝烝艾不假姦也

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尻丹淵為諸侯

太平御覽七十卷地部

然諸侯御覽引作諸使徐生頌曰當為諸侯蓋隸書侯字輒从
人傍作故誤為使也三統秣言唐帝攘天下于虞使子紂延于
丹淵為諸侯見漢書律志可檢閱也因據以改但三統秣言
堯使紂延于丹淵此言舜使尻者案孟子萬章篇云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則堯崩之後舜猶欲讓絲為天子因天下歸心不得已而即天子位于是使絲仍如丹淵為諸侯順堯之命故言舜使兗州丹淵為諸侯也惟是孔氏古文在宋之先亡之久矣太平興國時之羣臣猶得宋取者有所因也顧生廣圻曰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三千六百十卷北齊尚書左僕射祖珽等纂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諸家類書之舊爾據此則太平御覽大半本之于北齊之修文殿御覽在北齊時孔氏古文盡未亡故得引之也聲案孔氏古文有舜典此條疑亦是舜典之文不敢意必故不以列于舜典篇目之次而錄之于此

泇水警余

江反

注

孟子曰泇水者洪水也趙岐曰尚書逸篇承之

并行泇洞无厓故曰泇水聲謂警戒余我也

疏

此經引見孟子滕文公篇注引

孟子曰者即滕文公篇文也云泇水者洪水也者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經泇水即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泇水說文水部云泇水不遵其道故趙氏云水之逆行泇洞无厓故曰泇水警戒說文言部亥余我釋詁文

洪水浩浩

疏

說文水部引此以為虞書案孔氏逸書二十四篇中者蓋皆二十四篇之文二十四篇中有汨作篇汨之言治水也汨作蓋記治洪水之事此文或是汨作之文與疑事母質不敢意必以為汨作故不以此列九共之前而錄之于此

忽匹曰速注速讀曰仇

疏

說文支部引虞書曰旁速倬功又曰忽匹曰速則怨匹曰速亦是虞書文

矣故錄之于此案桓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傳古之命則古有是言安知非出于虞書乎則說文信是引虞書矣錄之可也注云速讀曰仇者詩關雎云君子好逑毛傳云逑匹也鄭君箋云怨耦曰仇釋詁云仇匹也則古字逑仇通故讀速為仇也又說文金部引虞書曰罰百鍰虞字蓋周字之誤當即周書呂刑其罰百鍰之文非逸文也茲不錄又日部引虞書曰不醉而怒謂之鍰傳詩曰一邇然則仁覆閔下云云自是尚書傳文意孔氏逸書有號泣于旻天之文而安國傳有是言也必非經文故亦不錄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

山行卽橋

抑衣卽反毳此芮反又子外反橋其畚反又起畚反

注

抑治也毳形如箕以版

皇清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三

為之槌行泥上毳讀如茅莚之莚橋有鐵齒如錐頭施于履下

以行山不差跌也

莚子外反又子絕反疏史記河渠書引此傳

水之事亦似汨作之文司馬子長從安國問必見此篇故得引

之但史記不傳篇名不敢意必姑錄于此注云抑治也者孟子

滕文公下篇云昔者禹抑洪水趙氏注云抑治也茲用其說漢

書溝洫志亦引此作泥行乘毳山行則榻服虔孟康皆曰毳形

如箕槌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莚之莚謂以版置泥上以通行

路今合此兩說為注故云毳形如箕以版為之槌行泥上毳讀

如茅莚之莚茅莚者說文艸部云朝會束茅表位曰莚外艸絕

聲春秋國語曰致茅莚表聖是也如淳又曰榻謂以鐵如錐頭

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差跌也案漢書之榻即史記之橋

而說文无榻字榻蓋橋字之誤當从史記作橋姑用如淳榻字

之誼以解橋字故云橋有鐵齒如錐頭施于履下以行山不差跌也

答繇邁種德答繇左傳引作皋陶蓋自晉以來改答繇為皋陶

作皋陶古本左傳必不然注杜豫曰逸書也傳答繇能勉種德

吾从可也種之用反俗譌字也為改正之疏莊八年左傳引此傳夏書注

邁勉也杜豫之名从頁傍子流傳杜豫者字元愷京兆杜陵

人也王隱晉書云豫知謀深博明于治亂嘗備息者非所企及

立言立功豫所庶幾也大觀羣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

先儒說左氏未究聖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鼓言者春

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

祿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豫有大功名于晉室位至征南大

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戶世入號為武庫案

豫以立功立言自詡其所謂功非有它也不過平吳爾蓋天實

亡吳豫遂贊以為己功乎且古人所謂立功謂功施于民澤流

後世豈滅人國之謂哉豫所謂言謂左傳集解爾大半竊取賈

逵服虔之注掩為己有苟矜己意勉不緇繆會何立言之足云

乃猶妄自矜詡无恥甚矣然而猶取其注者以賈服之注皆亡

杜解獨存賈服之注无聞始用杜解爾說文力部云勸勉力也

蓋讀邁為勸故云邁勉也

昏黑賊殺注春秋傳曰己惡而櫟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

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答繇之刑也杜豫曰逸書也三者

皆死刑櫟力灼反疏此經引見昭十四年左傳亦傳夏書注所

子爭鄩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未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

皇在離子離子內其女子于未魚未魚蔽臯邢侯怒殺未魚

皇青經解卷四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與離子于朝宣子問其皋于未蠻未蠻曰三人同舉施生戮死
可也離子自知其皋而賂以買直鮒也債獄邢侯專殺其皋一
也己惡而櫟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忘為賊夏書曰昏
墨賊殺咎繇之刑也請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離子與未魚于市
是其事也

天子之惠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注高誘曰逸書也疏呂氏春秋

此亦傳夏書注傳高誘者涿郡人也後漢書无傳其字未聞所
著有呂氏春秋訓解淮南鴻烈解戰國策注皆傳于世惠先生
敘戰國策傳誘嘗定孟子章句

又有孝經解今皆不傳惜哉

地平天成注杜豫曰逸書也地平其匕天成其施匕呼午反疏

僖二十四年左傳引此亦傳夏書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杜豫曰逸書也聲謂寧願詞也失讀曰佚經

常也疏襄二十六年左傳引此亦傳夏書注云寧願詞也者說
中篇疏杜解云不經不用常灋

茲六經常也猶是用杜解誼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注杜

豫曰逸書也茲此也釋除也聲謂在祭也念思此事當察此事

能由己致否釋除此事當察此事能由己除否名讀當為命謂

命令也命言此事當察此事已可命于人否允誠也誠出乎此

當察此事可由己施行否功事也惟帝念思其事也春秋傳說

之日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又曰順事恕施

也疏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此亦傳夏書杜解云茲此也者釋誼

念使可施于此則是行茲念茲非念茲在茲矣其解下四句亦
皆不合逸書文誼故刪節之而別為之解弟逸書上下文不可
得聞无从推究其情意惟據左傳引書之意以推求之庶有當
也案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鄭庶其以漆間邱來奔季武子以公
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亦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
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
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

年左傳引此亦稱夏書汴云允信釋詁文

成允成功注杜豫曰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疏五襄

五 裴

逸書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督也有臯則督之以威荆聲謂勸

勉也。楚詞曰：「屈九辯與九歌兮，又曰：「屈棘賓商九辯九歌，然則

九歌，后樂也。春秋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惠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疏〕以七年左傳引此亦簡夏書注云休息止也者說文木部文釋詁云董督正也則董督同誼故云董督也勸勉說文

力部文引楚詞者離騷文又曰云云天問文也皆楚大夫屈原之所作故皆以爲楚詞也王逸注離騷云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惠皆有次敘而可歌也逸注天問云棘陳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葡其禮樂也兩注一言禹樂一言啓所作樂茲云然則九歌啓樂也定以爲啓樂者據楚詞兩文皆言啓不言禹也惠先生曰尙書大傳言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啓樂矣聲案離騷注雖以九辯九歌爲禹樂又言啓能承志云云故

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意皆有次敘而可歌則說來竟似
居樂然則言禹樂者蓋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以爲居樂又案
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昇九辯與九歌以
郭景純注云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宋洪
興祖引以補注離騷謂屈大夫引用此事子以爲離騷天問所
言誠本諸山海經即如山海經說則人世之得有此樂自開而
始開卽居也則以九歌爲居樂可也引春秋傳者卽左傳文七
年文晉卻缺告趙宣子之言也缺旣引此經遂推究九歌之誼
則是此經之正解故備引以說

官占惟耐蔽志昆命于元龜注杜豫曰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

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命龜也斷多亂反疏引此亦僞夏書

注云官占卜筮之官者若禮記曲禮所云天官六太之太卜也周禮士師職云以詔司寇斷獄蔽訟故云蔽斷也昆後釋言文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注韋昭曰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邦國也疏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此亦僞夏書注僞者善之長也故云元善也后君釋詁文戴者言若加之于首然尊奉之意故云戴奉也邦國說文邑部文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注韋昭曰三失三失人也明著

也不見未形也聲謂圖謀也著中疏國語晉語知伯國引此成庶反疏十六年左傳單襄公引此

怨豈二句皆僞夏書國語豈作起案怨起在明與不見是圖語意韋反蓋誤也據左傳引改正之注云三失三失人也者謂三失失是人之意也據逸書言一人三失則三失就一人言也禮記中庸云著則明故云明著也云不見未形也者人臧其心不可測度怨已萌伏于意中未形于聲色不可得見也圖謀釋詁文

關石和均王府則有注韋昭曰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

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藏祖疏國語

周語單穆公引此亦僞夏書注云關門關之征也者周禮司關職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則平常時門關有征矣云石今之斛也者斛量名也容十斗十斗則一石故斛石爲斛也云一日關衡也者韋氏不專守一說備存異說故每石爲斛也云一讀以量言則十斗爲石據稱言之則百二十斤爲石此關石聯文若以石爲百二十斤則關自是攷覈輕重之器故云衡也若禮記月令云鈞衡石鄭注以爲稱上曰衡是也石字依說文當作和今經典通用石

適人以木鐸徇于路

適才秋反或作適同鐸代洛反徇夕浚反

注杜豫曰逸書適人

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謏之言

鈴力形反官謏夷褐反

師相規**注**大夫交相規正其君工執執事以諫

執銀祭反**注**杜豫

日所謂獻執疏

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亦解夏書杜解云適人行人之官也者案周禮無適人之官秋官之屬有

大行人小行人其職非如此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者蓋夏周官制固宜有異不必據周禮為說既云徇于路則是行于道路姑如杜說以為行人之官云尔云木鐸木舌金鈴者鐸大鈴也以銅為之縣木于中以爲舌振鐸則舌擊口而作聲也金舌者爲金鐸鄭注周禮小宰職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云徇于路求歌謏之言者國語晉語云古之王者政惠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祿祥于謏故百事于朝問謏譽于路有邪而正之肅戒之術也是先王必聽歌謏以攷己政之得失杜云求歌謏之言良是也其解官師相規謂大夫自相規正則非是蓋左傳上文言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謏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謏商旅于市百工獻執乃後引此夏書云云則官師相規即所謂大夫規誨也杜解大夫規誨謂規正諫誨其君

是也于此乃云大夫自相規正則與傳引書意不合故聲不用而別爲解云大夫交相規正其君乃與傳意合也云所謂獻執者所謂左傳百工獻執之文也

曆不△于房**注**日月合宿爲曆从會辰辰亦聲杜豫曰逸書也

△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聲謂△讀若集曆奏鼓**注**

杜豫曰曆樂師嗇夫馳庶人走**注**嗇夫蓋司空之屬杜豫曰車

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

爲于疏昭十七年左傳引此亦

爲曆从會辰辰亦聲者說文會部文△者安集故杜解爲安也房謂日月所舍之處故云舍也案二十八宿有房星明堂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是也杜不以房爲星者夏小正云八月辰則伏辰謂房星也蓋夏初之祔建酉之月日次于房而房伏矣此文據左傳太史說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則是建巳之月日不在房宿則房非謂房星乃是日月次舍之處故解爲舍也云人讀若集者說文人部文云曆樂師者周禮春官敘官云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八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太師小師是樂師皆瞽者矣左傳上文云樂奏鼓謂樂官也下

廟曰諛諛出出是之謂怪乎魁名界反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

賞反注同[注]高誘曰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奇謀也[疏]呂氏春秋論大

書注云五世久遠者五世則出親廟四之上而為始祖之廟父

子相傳世代遞遠由已身而上溯始祖總不出五六世禮記大

傳曰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與于上而戚單于下故言久遠也

引春秋傳者襄三十年左傳文案案宋祖帝乙太廟蓋帝乙之廟于

時久遠矣故引以證久遠之廟可以觀怪但是周時之事引以

證商書故云若春秋傳言若此之類也又案商書叙云高宗祭

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斯亦怪異之事也安知此

文非指謂雉雉升鼎之事以无雀據不敢援以為說

以相陵機機民結反[注]機輕易也易亦[疏]說文心部引此亦每商書注云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仁有皐無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趙岐曰尚書逸篇也聲謂寵尊

兄也言天降生下民為作之君為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

故尊寵之使兄君師之任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仁有皐无皐

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司色疏孟子

引此文而申之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

然則此是武王伐紂時之言其或為太誓之文與孟子未得大

誓疑事母質故不敘于太誓逸文之中而以次于此商書逸文

之下自此以下諸文引者或稱周書或止稱書曰容或有夏商

書亦不可知无從區別約畧詮次而已注用趙氏章指止節取

其一句章指實不止此又有云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

助天光寵之也四仁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

越其志者也案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

兩句解諛乃明今趙氏聯言助天光寵意指不明又惟我在之

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予一人以况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

為解焉云寵尊兄也者說文六部文云惟曰其助天牧民者襄

十四年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作君

師為牧民也云故尊寵之使兄君師之任者

从趙氏讀寵之絕句也在察釋詁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疏]此文

語堯曰篇不稱書曰據說苑君道篇引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又據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遂傳曰泰山有道

是書經解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其雖有周親云云四句文
聯與論語文大同小異百姓二句引見說苑者既稱書曰則四
句皆尚書文矣故錄之注孔安國曰云云論語注也偽作者采
此文以入太誓而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二句廁于
其間誕妄甚矣且為之傳託諸孔氏其傳云言紂至親雖多不
如周家之少仁人大與此注韋異其非孔氏傳明矣非孔氏傳
則其所謂古文非孔氏壁中之古文矣乃唐宋諸人莫知其偽
哉何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惠注言文王之惠諸侯皆畏而恐之大

國言畏小國言懷互文疏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

而恐之也故注云言文王之惠諸侯皆畏而恐之云大國言畏

小國言懷互文者據左傳總言畏而恐之是畏者亦恐恐者亦

畏小國言懷各言其一是互文見誼也

皇天無親惟惠是輔疏僖五年左傳引此傳周書

香稷非馨明惠惟馨注馨香之遠聞者聞房疏僖五年左傳引上條周書承

之以又曰而引此條則此條亦周書矣注云馨香之遠聞
者省說文香部文也左傳杜解亦云然予則采自說文

民不易物惟惠繁物繫因注服虔曰繁發聲也言黍稷性玉不

易无惠薦之則不見饗有惠則見饗言物為有惠用也疏僖五

傳引此承上二條之下而云又曰則此條亦周書矣其在周書

此三條不必在一篇之內今无由知其篇目則无從定其先後

姑就引者聯比而引則亦聯比錄之而已後漢書儒林列傳云

服虔字子春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

苦建志入大學受業有美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

至今案服虔左傳解讀不單傳解又服虔有漢書注傳未言及

范蔚宗之疏失也服虔左傳解讀唐初具在自孔穎達纂正義

舍服虔而取杜服虔遂散而漸即于亡矣此條注見詩訓正義

云有惠則見饗詩正義引作有惠則見饗言字蓋誤也以意改

之杜豫注此云黍稷性玉无惠則不見饗有惠則見饗言物一而

異用襲服虔氏誼

而畧改之尔

粵三日丁亥注粵于也審畧之詞疏說文于部引此傳周書注

說文于部文也粵于釋詁文粵从于从家案即審字故云審

畧之詞粵三日丁亥者案畧其日辰于乙酉為弟三日也

宮中之亢食

亢人

[注]亢散也

[疏]

說文六部引此亦僞周書注云亢散也者即說文六部文我

有載于西

載古文蠹从戈春省聲

[疏]

說文蠹部引此亦僞周書

竹前如楮

楮子

[注]楮木也

[疏]

說文木部引此止僞書曰說文又一本引此竹箭如楮未知孰是注

楮木也者即說文木部文

聖有謨勳明微定保**[注]**杜豫曰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

謀功者當明定安之

[疏]

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此僞書注謨謀勳功並釋詁文

聖作則

[注]杜豫曰逸書則灋也

[疏]

昭六年左傳引此僞書曰注云則灋釋詁文也欲敗

度縱敗禮

敗必

[疏]

昭十年左傳引此亦僞書曰

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孝于今本論語作孝于

[注]

石經論語改正石經殘碑見洪

适隸釋論語釋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

[注]

[包咸曰]

孝于惟孝

美大孝之詞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疏]**論語為政

篇引此僞書云注包咸曰者論語注也見何晏論語集解詳說

孝于惟孝之言有歎美之意見于言外故云美大孝之詞釋訓

云善兄弟為友故云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者由此施之于彼

故訓施為行也包氏此注下尚有與為政同句茲節去之者蓋

論語既引此經其下承之以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二句乃孔

子之言非書文也包云與為政同是解釋是亦為政向于書文

無涉故刪節之

卒辟不辟忝厥祖**[注]**鄭康成曰卒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

君不君與臣子相襲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疏]**禮記坊

此僞書云注云卒其釋言文

辟君釋詁文忝辱亦釋言文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右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注]**趙

岐曰尚書逸篇也聲謂不猶不也不顯哉文王之謨乎言顯也

不承哉武王之功烈乎言其承文王也啟教也後人謂成王以

下右教我後人皆以正道無虧缺**[疏]**孟子滕文公篇引此僞書

曰趙岐章指曰尚書逸篇

是清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也案章惇又云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繼承夫光烈右啟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无虧缺也聲以爲未合書意故不用而自爲注焉云不猶不也者古不字通說已具般庚疏云不顯哉文王之謨乎言顯也不承哉武王之功烈乎言其承文王也者清廟詩云不顯不承鄭君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是不顯言其不承言承此經不顯不承誼亦如是也啟教說文支部文後人不專指一二世故云謂成王以下云右教我後人皆以正道无虧缺者言文王武王右教後人皆以正道不以趙氏以正道屬後人說也

必有忍也若耐有濟也注韋昭曰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

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疏國語周語富辰引此傳書有之曰注云濟成也釋言文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注近其斬反注韋昭曰逸書民可近可以

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委也疏國語周語單襄公

交駕其上故注云上委也委今國語注作陵案說文陵大阜也从阜麥聲委越也从欠去去高大也二字音同誼異此當作委

辟去厥祗疏董仲舒春秋經露王亦反疏括篇引此傳書曰

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唯以借以爲維字

注凡立社必樹其土所宜木以名其社疏白虎通社稷篇引此

社必樹其土所宜木以名其社者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

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松

三年一考少黜以地疏白虎通考黜篇引此亦傳書

咨尔伯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此亦傳書

黼黻衣黃綵疏勿反注黼黻衣謂黼衣也黃綵赤色也紃當爲

市聲之誤也市韋鞞以蔽鄒也字亦作鞞鞞者天子純綵諸侯

黃綵疏甫中里反市分勿反疏白虎通紃篇引此傳書曰注云

紃及黼鄭君箋云黼黻謂黼衣也案黼字或通作紃鄭注周禮司服職云紃刺黼紃无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卽所

謂黼衣也以其衣裳皆黼故以黼爲名但其衣一章止黼紃而以黼黻則皆在裳茲云黼黻衣謂黼衣者衣是總名言衣可該

裳也云黃絲赤色也者說文市部云天子絲市諸侯赤市鄭君箋斯干詩云市者天子純絲諸侯黃絲則黃絲即赤色又鄭注周易乾鑿度云絲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差然則赤淺于絲赤是黃絲矣云緇當爲市聲之誤也者緇與市同音古人或假借用之而其誼則異說文緇訓亂系市訓緇也是誼不同也此文承衣下而言緇又取黃絲之色自是身所服之市由市聲同緇而誤作緇爾云市韋韞以蔽軀也者說文云市韞也上古衣蔽前而市其以象之鄭君箋宋未詩云市大古蔽軀之象也冕服謂之亦作敔者說文市字重文作敔云篆文市从韋从友云戰者天子純絲諸侯黃絲者斯干詩箋云然也案白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蓋卽殷庚上篇不惕予一人之文也古文惕作愆从心狄聲狄與於近似心與也亦相似是故愆譌爲施非逸文也茲不錄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疏呂氏春秋聽

書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之則讎也注高誘曰畜好聲謂畜順也般

庚曰女其作我畜民好火疏呂氏春秋適威篇引此亦稱周書

告反疏孟子惠王篇曰畜君者好君也

故高氏注云畜好是矣聲必云畜順也者禮記祭統云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是畜有順順此文訓畜爲好不若訓爲順

誼尤允帖也引般庚文者以畜民之言正與此文所謂畜同而其誼亦爲順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冰必陵反世俗相承注言容事也疏呂氏

春大篇引此亦稱周書并說其誼云以言慎事也注卽用其誼

惠幾无小疏呂氏春秋報更篇載趙宣孟食飢桑下之饑人後終

說苑復恩篇亦載宣孟事亦曰此書之所謂惠无小者也二書

所引唯幾字一有一无爲異殆非二文茲从其多一字者錄之

不兩

樹惠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疏戰國策五卷

去衰毋疑任賢勿貳去曲與反衰夕牙反疏戰國策十九卷先

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疏逸文

从命而不拂鼓諫而不勞爲上則明爲下則遜券古注遜當爲

慈聲之誤也慈順也

疏為慈聲之誤也者遜與慈同音古今變

易字輒混并凡書傳慈字悉改作遜不復有慈矣尋遜之誼遁

也慈則訓順也據郇子引此文之下即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

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云云則為下則遜謂慈順也

慈順字當為慈由聲同遜而誤為遜爾慈順說文心部文

克明明德疏郇子正論篇引此亦稱書曰重言明字當非康誥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

則財匱少注房法反从反正春秋傳曰反正為乏商

也木也玉石也絕謂不流通也疏史記貨殖列傳引此稱周書

者天地之間萬物雖多總不外乎五行五行惟水火土金木也

所販者不外金木土之類石是土之剛者玉是石之堅者皆土

類也故名三寶為金木玉石也云絕謂不流通也者商賈

輒有無流通貨物三寶絳商不出而絕則絕謂不流通矣

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疏漢書武五子傳武帝賜

以左道事君者誅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疏漢書王商傳張匡

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皆禮記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鄭注云左道若巫蠱及俗禁茲用其誼案巫蠱者若漢書武帝

時江充雍桐人于太子宮誣太子行蠱以陷太子是也俗禁者

王制正義云若前漢張敞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

者出辟往亡人

辟歸忌是也

侍德者昌恃力者亡疏史記商君列傳趙良說商君引此稱書

篇多矣安見此非百篇之文而

云孔子所刪乎索隱說不足據

天子見怪則修惠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

人見怪則修身疏後漢書楊震列傳震孫賜對

疏後漢書楊震列傳震孫賜對

以上尚書逸文采自傳記子史者凡六十二條唯是書籍之

文有極似尚書文而不稱書曰者亦有稱書曰若周書曰而

不似尚書文者不敢濫采又不

忍棄遺姑列附于左以識疑焉

父母使舜完畝捐階瞽瞍焚畝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暮

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畝父母干弋朕琴朕彊朕二嫂

是書經

卷四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左

使治朕西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尔而尼舜

曰維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向力錦反樊无分反彈今本孟子作張趙岐以張爲彫弓說文无張

字行葦詩云敦弓既堅毛傳云敦弓畫弓也釋文云敦音彫徐又都雷反然則敦雖以臺爲聲而有自音說文云彈弓也从弓臺聲然則敦弓當爲彈弓彈音如自轉

而如氏遂譌爲張非矣茲定作彈還从其湖

孟子之文極似尚書雖不偁書曰竊疑是尚書之文據孟子下章偁舜流共工于幽州云云實是堯典之文亦不言書曰

以相比况可知也故附錄于此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號河刀反

謂之旻天疏文亦出孟子萬章篇亦作尚書文而不偁書曰

虞書仁覆閔下則偁旻天絕不類尚書之文據許君說文曰部引

言書偁孔氏古文又據許君五經異詁引右尚書說仁覆閔

下則偁旻天則口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蓋必是孔君之書傳不敢意必止偁古文家說爾

堯曰咨尔舜天之御數在尔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疏文出論語堯曰篇案此堯將禪位而命舜之詞當在

尚書舜典而論語不偁書曰疑事母質始附錄于此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疏孟子萬章篇孟子答萬章或曰放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內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

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諫諍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此之謂也趙氏章指云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聲案

據云此之謂也則有庠以上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尚書文矣

其欲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

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故斷自不及貢始以爲

尚書逸文庶幾近之但孟子不

偁書曰終是疑諠故附錄于此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

亡疏哀六年左傳引此偁夏書杜豫注云滅亡謂夏桀也正

當仲康之世此文既是夏桀時書則非尚書百篇之文矣

不應采取因僞作者改竄以爲五子之歌故附錄而辨之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疏文而不偁書曰故附錄于此

王曰無畏寧尔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跼首疏文亦出孟

子盡心篇

亦似尚書文而不稱
書曰故附錄于此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卒士女匪卒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疏文出孟子滕文公篇絕不類孟子之文而大

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趙氏章惺于而已矣乃云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
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爲逸書
文矣詳釋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
尚書文茲錄取逸書斷自大邑周止不敢濫采也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戰國策二十二卷

言知伯索地于魏魏臣任章勸其君與之地引周書曰將欲
敗之云云案此言非仁人君子之言雖稱周書不敢信以爲
尚書姑

附于此
欲起無先疏文出史記楚世家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

僱周書附
錄于此

必參而伍之疏文出史記蒙恬列傳秦二世使使者之陽周

附錄
于此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疏文出史記蔡澤列傳澤入秦說秦

揜雖不得更順其風注高誘曰言揜雖不得當更從其上

風順其道理也疏淮南覽冥訓引此僱周書案此文有作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注高誘曰用可不相濟也疏

淮南汎論訓引此亦僱周書姑附錄之于此注云用可不相
濟也者若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所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之謂可疏南子說林引此亦僱周書與上條淮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疏南子所引周書意正相反姑連比而

附錄
之

既彫既琢還歸其樸疏以上二條並韓子外儲說左上所引皆傳書曰姑附錄于此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疏漢書陳湯傳谷永為湯訟冤上書引此傳周書

案其文不甚似尚書姑附于此

戎狄荒服疏漢書蕭望之傳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單于朝義引此傳書曰案書者經傳通傳國語周語

云戎翟荒服所傳書曰其即引國語之文與抑尚書逸篇別有此文與疑不能決據師古注以為逸書姑附錄于此

前車覆後車戒疏說苑善說篇引此傳周書而大戴禮保傳篇引此以為鄙語何同是文而所傳說異

邪豈鄙語之出于周書者乎與其過而逸之母寧過而存之故錄

以上附錄逸文又二十條至若傳記所引周書而中逸周書者皆不采錄它如晉灼注漢書王尊傳謂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而不引其文則無從采錄外此諸子百家之書聲所未見者正多容或引尚書而聲未采者諒必不少于以見聲之不謬謂聲為博學矣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一終

尚書補誼

尚書補誼

余纂尚書集注音疏既成刊即過半諸同人閱之輒或相況以誨言足以匡余之不逮余不能追改既刊之版爰緝為補誼若干條于卷後云上章闡茂之歲則

涂之月十三日己未江聲識時年七十

甘誓 左不攻于左女不龔命史記夏本紀錄甘誓文左不攻

攻于右不下乃有之墨子明鬼篇引禹誓亦言大戰于甘亦為伐有扈而誓眾文比甘誓多三四語而具有甘誓之文亦于

右不攻于右不下乃云若不共命左不攻于左下則无文蓋兼車左車右而總飭戒之故省此一句于文未始不順今偽孔

氏書左不攻于左下別有女不龔命之言豈故欲立異而增之乎疑事母質不敢意必故經中仍其本文而識疑于此

允征逸文徐生頤曰堯典篇首正義云鄭注禹貢引允征曰匪

不采此條豈以夏書不應有周王而疑其誤與予曰非也周王乃君王之誤古文君作咎近似周字故譌為周抑或偽作

者取以入武成故改君為周與孔穎達反據之以駁鄭若錄此條不容不辯辯之則允字元字必數見而允字元字皆非

正用因有當避而惜以代用者今使代用之字充溢乎行間恐觀者不瞭故棄置不錄

酒誥

弗惟惠馨香祀

徐孝廉承慶曰說文云惠外得于人內

然則惠與德聲同而誼異魏晉以來相沿以德爲惠而惠字遂不見于經傳德升之訓亦未有聞焉大箸殷庚用降我凶德及呂刑罔有馨香德皆訓德爲升發前人所未發誼實精當酒誥弗惟惠馨香祀指意似與呂刑同惠亦當爲德訓亦當爲升謂不思升馨香之祀登聞于天斯爲允當乃云不思以惠之馨香薦祀毋乃與呂刑之注相刺乎聲應之曰君言誠是也子于酒誥不用德升之訓者以登亦訓升升馨香之祀升聞于天嫌升誼重繁據左傳引周書有明惠惟馨之言則解爲惠之馨香亦可不欲執泥一說故與呂刑異解望文爲誼也然君言實精當子雖不用以改酒誥之注而其誼不錄存之

无逸

畢兆天子爵

顧生廣所曰白虎通爵篇引書無逸篇曰

無逸篇後廣所案經曰畢兆天子爵先生以爲闕文而以附錄于實當爲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季季克自抑畏言其兆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抑畏故也近有妄庸人刻白虎通改無逸爲亡逸以爲世所不傳之書篇舊本白虎通則皆作有無之無不作亡字徧攷古書字作亡而讀爲無有頗有從未有字作無而讀爲亡者白虎通明稱無逸安得

改爲亡逸乎且亡之與逸漢人必區別言之如孔氏二十

篇則曰爲逸書若稟饌帝告釐漢之等孔氏亦未有者乃爲亡篇然則亡者不言逸逸者不言亡若亡逸並言古人之文

无逸疏三宗字

徐生頌曰商之三宗太宗太甲也中宗太戊也

生旣辯其非而用馬融注以祖甲爲武丁子非太甲矣則不得云三宗乃生則佚之疏及克自抑畏之疏皆有三宗字當改予日俞

君夷

甘般

聲注君夷疑甘般即傳說疏謂不得據漢書古今

有以證明班氏分異一人爲二之誤也程氏世說曰據哀二年左傳則郵無卹即王良據國語晉語則郵無卹即伯樂一人也乃古今人表分列爲三人又晉士會即范武子齊賓媚人即國佐而古今人表皆分列爲二人則傳說甘般安得據班氏分列爲二人耶

顧命

左執右執

正義本執字下有土文隸古定本亦然此俗

字爲之錢少詹大昕曰後漢書齊武王傳云王莽使長安中

皇清經解

卷四十五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七

文章懷太子注云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埤且引說文云𡩇臬也又引廣足云埤的也音之允反據此則顧命左孰右孰皆當作埤蓋門側之堂習𡩇之処故有埤名凡經傳有是名則字必當作埤說文埤从土臺聲讀若準孰从丸亦臺聲聲本同而讀者異其音遂有从土从丸之變易且或逕埤之土文于下而加孰于其上矣聲案此說甚善惜顧命既刊不能加增辯說卽不得改孰爲埤故記于此

湯征敘疏

徐生題曰湯征敘疏云湯地七十里葛之爵伯也其國當不亞于湯是謂葛國亦七十里矣類案禮

記王制公侯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又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畝尚陝也詳鄭君之意謂殷所因于夏者因此百里七十五十里三等之地以封三等之爵王制所言乃周初之制夏殷无子男也故王制疏云殷爵三等公侯伯者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然則夏殷之伯皆七十里葛伯夏之諸侯其國殆未能七十里予曰子讀書精細乃尔可謂善讀書矣但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之言出于孔疏止是揣度鄭意言之雖似有當存疑可也

說命敘注尸子

徐生題曰漢書藝文志以尸子爲宋人後漢書宦者傳注以爲晉人先生說命敘疏而持其說

類案史記孟子鄒卿列傳云楚有尸子楚滅宋者也蓋楚滅宋而有尸子其初則尸子故是宋人班固之言是也章懷太子蓋以尸子爲商鞅客推度以爲晉人非覈實之言也

附識寫尙書誤字

余寫尙書所用說文乃徐鉉本有从徐鉉而誤者承段君若膺敘而始知不能追改恐詒

誤後學故附識于此

鼓

鉉本說文作鼓豈傍箸爰段氏王裁曰當作壹傍爰弓部強字解說云从弓爰爰係飾與鼓同意則鼓从爰可知聲謂據此則鼗字馨字皆可類推皆不从爰矣又經典鼓鐘與鐘鼓之鼓无異文實一字也說文支部鼓字解說云擊鼓也从支壹壹亦聲讀若屬是與鼓字異文異音乃別爲一字徐鉉刪去讀若屬三字而加公戶切聲遂誤以鼓爲鼓故太誓鼓拊字書作鼓拊賴段氏以徐鉉繫傳見示而知其誤

尚書續補說

余尚書告成後頗有滲漏乃纂補
矣茲又獲聞所未正者復為續補
知不復有遺諒邪昭陽赤奮若之
月六日丁酉江聲又識時年七十有三

堯典 女尻稷 帝曰堯黎民阻飢女尻稷播時百穀此用尚書

文也鄭注尚書云女尻稷官種蒔五穀正相印合可見古文實作女尻稷
今尚書作女后稷者妄人所改也正義引王肅注云稷是五穀之長立官
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女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然則改尻為后實始
于肅前此當未有作后者偽孔書本于肅故亦作后史記之后稷必是淺
人依偽孔書以改之非太史公原文也據周本紀云帝舜曰
堯黎民始飢尔后稷播時百穀封于邠號曰后稷言封于
邠而號后稷則其上文帝之命辭必云尔尻稷必不稱后稷
矣是可推而知也正義既引王肅注而又稱舉此經穰于稷
侯昂稷播時降播種諸文及國語稷為天官而云單名為稷
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
也顯達曲意阿順偽孔書而于此不以后字為是蓋
必曾見漢儒舊本實作女尻稷而知后字之非矣

禹貢 雲土夢作噩 余本作雲夢土作噩顧生廣圻曰蜚駟注

史記用偽孔傳則蜚不史記作雲夢土也

司馬貞索隱云雲土營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用近故合傳雲
曹且引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則貞本史記作雲土營矣所引韋昭
說乃漢書注也則韋本漢書亦作雲土營矣若遂土字替作雙上禹貢補
無此句法當定從雲土爲是余疑其言從而補正經文并補足注疏謹注

土讀若杜雲土營澤名亦傳雲營補云土營今爲縣屬江夏

而漢書地理志江夏郡有雲杜縣則土字音讀當如杜也又
毛詩鴉鵲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是古字或以土爲杜也
云亦傳雲夢者周禮職仁氏云正南曰荊州其澤數曰雲營
是也前經之注自地理志以下及其疏皆仍之不改易于此
不重出云

无逸 祖甲洪适隸釋載漢石經殘碑无逸篇肆高宗之饗國

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
以傳序爲次也聲案石經无逸闕文每行闕六十餘字不則
侮年之下中宗之上若无祖甲之文止闕二十一字有之則
六十三字祖甲信在中宗上矣然則經文必曰昔在殷王祖
甲云云三十有三年之下則曰其在中宗後文亦必曰自
殷王祖甲及中宗文雖闕可推而知也既以祖甲列中宗上
則必以爲太甲亦可知矣此今文也古文則以祖甲次高宗
後故馬鄭皆以爲高宗子帝甲據國語史記帝甲實淫亂之

君必非周公所傳美僞孔依古文之次而欲以祖甲爲太甲
則先後不倫乃譌云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凡說非也
聲謂當從今文祖甲在中宗上實爲太甲不諛惟王者言其
爲王不諛孟子所謂顛覆湯之典刑也舊爲小人者舊之言
久謂三年于桐也如此解說則四達而无闕

呂荆 涵涵紛紛余于經文既承錢少詹敦據漢書敘傳作涵
余曰近又得一證王充論衡寒溫篇云古之用刑者蚩尤亡
秦甚矣蚩尤之民涵涵紛紛痛言蚩尤之民據呂荆之
文也以此爲證比漢書敘傳尤明
崔矣當補入之余續補于此

大誥敘 將黜殷命袁氏廷樞曰今尚書諸本皆无命字詩幽

周官敘皆云既黜殷命則此必云將黜殷命與彼二敘相應
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
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
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考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
改因取舊藏之石經檢視之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又偏之波
磔誥字既後弟二行之末矣弟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
字具有此摩改石經之明驗也聲于是特
詣袁君家索石經觀之乃歸而書以識之

尚書集注音疏述

述即敘也不名敘者正義謂鄭康成書贊

不敢併敘聲安敢併敘耶故曰述述者

六執定于孔子

執牛曳反俗加草頭非疏六執易詩書禮樂春

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敘書傳

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又云書傳禮記自孔氏又

云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六其重取可施于禮誼上采侯后

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微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

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執孔子

晚而喜易敘彖象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論語子罕篇子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公羊哀十四年傳云

君子易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于春秋孟子滕文公篇

云孔子成春秋是皆陋而後興革反疏陋于秦興而尚書之陋

為尤甚疏故曰尤甚秦時燔書伏生壁臧之漢興生求其書獨

得二十八篇以敘于齊宋之間張生歐陽生傳其學臧才郎反

于上非也疏張晏注漢書據伏氏碑云伏生名勝史記儒林列

宋古文魯傳云伏生者沛南人也故為秦博士秦時焚書伏

是書經年卷四十五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六

生壁臧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宋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无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沛南張生及歐陽生案伏生尚書實二十八篇而史記言二十九篇者說者謂當時以二十八篇增太誓一篇共爲博士之業史家不復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一說史遷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語實之敘總列于後別爲一篇故二十九此說非也何見乎其非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段使伏生尚書有敘則百篇之名目具見雖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說矣是可知伏生書无敘也張生名字未聞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于藥人

張生授夏侯都尉遞傳至勝爲大夏侯建爲小夏侯由是有

大小夏侯之學

疏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

又事同郡蘭卿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
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歐陽生授

兒寬寬又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其業至曾孫高爲博士由

是有歐陽氏學

〔疏〕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又三

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渥
元帝卽位地餘待中貴幸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尙書世
有歐陽氏學
夏侯尙書依伏生篇數歐陽氏則分般庚爲三

爲二十篇是爲今文尚書疏

其始止稱尙書今蓋以別古文
故曰此爲今文尙書也今文者卽

漢時之于孔子所定才什三尔疏孔子所定尚書百篇今止三十故曰什三武帝時

民有得大誓于壁內者獻之以合于伏生之書其爲博士之業

〔疏〕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劉歆七畧云孝武皇帝末有

人得太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證說之因傳以教今太誓篇是也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聲案太誓初出屋壁

當是古文所入于學官博士遂用隸書與之以名于後世云
政亦爲今文後東晉時又別有僞古文太誓故顏師古漢書注

司馬貞史記索隱皆爲今文太誓也故夏侯書二十九篇歐陽尙書二十一

漢書藝文志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

之卷竹
而云共三枝凡千三百豐已
時書春秋論語孝經皆右

謂之篇而吳其王褒子子宅得所詩尚書春秋詩言其絲梓

皇朝經解
卷四百零二
江衛君尚書集
江立
七

字也其居容反與恭疏漢書景十三年傳云孝景皇帝十四男

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

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

懼乃止不壞說文解字敘云魯恭王數孔其尙書多于今文一

十六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疏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

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于是矣史

記索隱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姚文志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說漢紀云得古文尙

書多十六篇案十六篇者鄭注書敘逸篇之目舜典一汧作二

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十一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

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葵十

五繫命十內九共分爲九則四八篇爲二十四篇是爲古文尙

書于孔子所定爲過半矣共祐勇反疏于百篇之數殷庚太誓

上之詰同于今文者計三十二篇九共分爲九多于今文者二

十四篇凡五十七篇故執志云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

十七篇百篇而有五十七篇同過半案四十六卷者殷庚太誓

皆同卷則今文所有者二十九卷九共合爲一則多于今文者

十六卷合爲四十五卷加敘一卷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

則四十六五十七篇則不數敘也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

惟今文尙古文則雖入于祕府未列學官博士不欲習之疏劉

移太常書言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

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臧于祕府伏而未發姚文志亦

言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云博士不欲習之者劉歆

欲立古文博士不可故知其不欲習歆移書所謂挾恐見破之

私意是也故稱逸書疏史記漢書儒林傳並云逸書得十餘篇

詳見下疏正義言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云十六

篇逸鄭于汧作典寶之等皆云亦稱中古文疏姚文志云劉向

以逸是當時皆以爲逸書也疏以中古文校歐

三家經文其傳之者都尉朝兒寬並受學于安國朝授膠東

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敷敷授王璜涂暉暉授桑欽疏漢書

傳云兒寬干桑人也治尙書事歐陽生以都國選詣博士受業

孔安國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

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號徐敷敷授王璜平陵涂暉子真成哀時

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案後漢書儒林列傳庸生名譚成哀時

劉向劉歆相繼校理祕書咸得見之疏漢書楚元王傳云向字

子政少子歆最知名歆

是書經解 卷四十五 江徵君尙書集注音疏

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執文志云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待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執畧歆欲立古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歆欲立古文之學博士不可歆遂書太常切責之卒不果立

歆傳云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合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說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舉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移書載後漢傳古文者賈徽受學于涂暉以傳子歆傳文多故不錄

達疏後漢書賈逵列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通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涂暉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又云逵數為章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合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為三卷

孔僖者安國後也能傳其家數世之學疏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

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皆習古文疏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左氏春秋又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纂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又周磐列傳云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又儒林列傳云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又張楷傳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又儒林列傳云孫期字仲或沛陰成武人少杜林又得西州泰書互相攷證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以授衛宏徐巡疏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云衛宏見林閤然而服沛南徐巡始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又前于西州得泰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沛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母悔所學宏巡而馬融亦傳其學疏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扶風杜林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然則賈馬鄭諸君雖皆別有師承又兼傳皇清經解 卷四十三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九

杜氏泰書者也鄭君康成始先受古文于張恭祖既又邀馬融之門則固淵屬于孔氏而又津逮夫杜氏泰書者也經今作遊屬古文原津即新反俗省

作津失其聲疏後漢書鄭元列傳云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矣夫房孚反疏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无足問者乃西入其作注者則有張楷疏張楷列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疏其作注者則有張楷疏傳云桓帝時楷優行震作賊事覺被收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无驗見原還家作訓者有衛宏賈逵作傳者有馬融疏後漢書儒林列傳云衛宏謝曼卿受毛詩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故康成書贊云書作訓旨其賈逵作訓馬融作傳並已見上疏

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正材好博既宣之矣好火報反正衣賈疏書贊見反俗作雅乃別字棘下生者棘下地名也水經注二十六卷引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无常人也云子安國者導之為師故子之也公羊隱十一年傳引子沈子曰何休注云子沈子已師明說此

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乃馬融書敘云逸十六篇絕无師說豈都尉朝庸生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誼與抑豈先有其說而後亡之與彼張楷之注衛賈之訓並止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與讀徒候反與爰疏書敘亦見正義都尉朝庸生等張指衛宏賈逵既皆習古文則其作注作訓亦不應獨舍逸篇然則十六篇不容无說乃馬云絕無師說其故不可曉故設此三疑以畢後康成作注可謂△諸儒之大成矣其書分般庚大誓皆為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計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畢俗作厥人疏正義云鄭于伏生出般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案偽書乃百兩篇非二十四篇也孔穎達誤初偽孔書為其先祖之書而力為回護故反席二十四篇為偽是其妄也說詳下疏康王之誥正義云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于顧命之篇然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豈二十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

四篇之誼未有聞于師而不敢以己意說與抑豈殘缺更次不

可讀與與爰諸反吳疏陸氏釋文首卷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

十四篇之古文其所謂古文即謂梅賾之二十五篇然陸氏

既及見馬鄭之注若鄭君有二十四篇之注不應盡亡當有流

傳于後陸氏不得為此言矣以此知鄭君所注唯三十四篇也

又堯典正義云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未注二十四

篇也乃有王肅者後鄭君而起嫉鄭君之名而欲弁之輒為異說

以詆毀多見其不知量爾鄭君庸何傷哉疏王肅魏人當時鄭

稍後心忌其名而欲與衡因亦廣注羣經力求與鄭章異雖離

經叛道所不顧也又作聖證論以極詆康成而如其學實不及

康成遠甚終不足以爭勝也于是又造家語孔叢子二書記諸

孔子之言以與鄭抵牾意謂鄭不合孔子則其非見矣然而後

世卒知二書之出于偽造而不以此短鄭是于鄭君无損而肅

適成其為小人也論語子張篇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

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逮東晉元帝時梅賾上古文

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疏釋文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

尚書孔氏傳俗譌疏噴奏上孔傳古文尚書正義引晉書云

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

梁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

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今所傳

唐太宗晉書无此文則正義所引其或臧榮緒之書抑或王隱

之書也據唐太宗晉書鄭冲傳言冲在魏為司空高貴鄉公幸太學命

尚書冲執經親授而三國志三少帝紀言高貴鄉公幸太學命

講尚書稱鄭注以稽古為同天之誼以難博士然則冲所授高

貴鄉公者是鄭氏尚書冲當未見偽孔氏書也蓋冲位尊望重

傳偽書者欲借之以重其書故析二十八篇為三十三增益二

十五篇以傳合于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目傳古疏劉向別錄

十八篇微百篇之敘引冠篇端其亡篇之敘列次其間微俗作散

疏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敘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

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雖末由知為之者為誰而

其說輒與王肅合竊以為當作備于肅也疏欲偽託于古必匿

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又肅注左傳今失其行亂其紀網以爲夏太康時亦與偽孔書合蓋肅既與鄭章異恐後人不己不與先儒合可因以見鄭氏之非矣此其狡猾之計卽造家語孔叢之意也且家語孔叢悉與于時師資道喪哲人云亡學者既無卓識且喜新異遂翕然信奉以爲孔氏古文于今乃出自是而西漢之古文浸以衰散矣疏師資道喪語本松崖先生皆是哲人亡故無卓識師資道喪則學無家法故喜新異若皇甫謐是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從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氏五十八篇之書案謐欺世盜名頃動海內其作帝王世紀輒取怪僻不經之說以徇熒于世時偽古文初出大異先儒之說謐喜聞所未聞采入帝王世紀流俗遂因而咸尊信之矣問者據謐左思三都傳謐之一敘猶競相贊述况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然猶未絕也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舉誠哉是言南北兩朝之時鄭所注者與後出之傳迭爲盛衰志云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吳姚方興于大樹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

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誼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嚴家齊唯傳鄭誼謂此齊也梅賾上偽古文時晉偏安江左故自晉迄陳爲孔書止行于南朝至隋滅陳混一區夏乃始傳于北朝故孔穎達書正義敘云近至隋初始流至唐貞觀詔儒臣纂五經正義纂與饌同俗作手傍異河朔也至唐貞觀詔儒臣纂五經正義貞觀太宗年號也唐書儒林列傳云當作誼但名是書者既疏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用義字則亦姑从作義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孔穎達輩誤以梅賾所上之書爲壁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中古文而爲之正義反斥鄭氏所述之二十四篇爲張霸僞造唐昌石反疏正義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俗僞爲斥疏正義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太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是穎達以梅氏書爲壁中古文也又云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又云鄭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爲三十四篇

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
書敘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
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
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召命
二十四是類達以二十四篇為張霸偽書也案漢書儒林傳云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
采左氏傳書敘為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凌陋成帝
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微以中書校之非是然則霸所
偽造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也二十四篇者古今文為五十七
并敘為五十八篇與執文志劉向別錄皆符合九共為一則十六
篇又與執文志相應是實出于安國自都尉朝以下遞有師承
信而有徵者也乃正義又云執文志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得其書以古文又云正義又云執文志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先祖之書為偽矣夫梅氏之書不知誰何妄人偽作以誣安國
為安國子孫者當力辯其非乃穎達竟信奉以為先祖之書而
曲為回護反斥其先祖之十六篇為偽是不祖其祖而祖它人
安國何不幸而有此不肖之孽孫哉且穎達既知有張霸豈不
見儒林傳言霸為百二篇而必欲誣二十四篇為霸所造遂使
聖經滅亡而梅氏之偽書反得冒聖經以幹棄周鼎而寶康瓠
傳是尚有人心者哉穎達之學不勝誅矣幹棄周鼎而寶康瓠
幹古賈誼賈誼屈原文曰幹由是孔氏之古文亡而鄭氏三十四
滿反疏乘周鼎寶康瓠兮

篇之注亦與之偕亡矣於戲尚書之厄一至此哉聲竊愍漢學
之淪亡傷聖經之晦蝕于是幡閱羣書搜拾漢儒之注惟馬鄭
王三家僅有存焉外此則許君之五經異詁載有今文古文家
說然其書已亡所存屢見它如伏生之尚書大傳則體殊訓注
間有解詁而已爰取馬鄭之注及大傳異詁參酌而緝之更傍
采它書之有涉于尚書者以益之於古文為賦古通呼應本國
作許則別字矣春古文慎見夷甸反它疏謂諸子百家之流本
土加反俗作人傍也非是問吉晏反疏非解尚書之書或有
引及尚書而畧解之者則亦采之若假手其王肅注與晚出之
上下用說文訓詁和萬邦采論衡文是也
孔傳本欲勿用不得已始謹擇其不謬于經者間亦取焉問吉
疏王肅注及偽孔傳多亂經之說然亦間有是者馬鄭注不能苟不得不擇用其一二皆以己意為之疏
以申其誼然猶僅得什之三四也自重光大荒落之秋以迄元

弋敦牂之冬

重直容反敦都魂反疏釋天云太歲在辛曰重光又都困反牂子郎反疏在壬曰元弋在巳曰大荒

落在午

成堯典咎繇謨禹貢甘誓湯誓諸篇最百篇之敘至殷

庚則以漢注絕少而中輟者久之既念一匱之覆泉求利反俗通作暨輟俗

謬為輟匱俗作簣說文所無據漢疏論語子罕篇云譬如平地書王莽傳云成在一匱知當作匱疏雖覆一匱一匱言功少也

終不足以發古誼存絕學乃復以已見搜討經誼精確詰訓又

自柔兆閭茂之夏迄彊圉大淵獻之夏復房又反疏釋天云太閭衣檢反疏歲在丙曰

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旬一歲而成殷庚以後二十餘篇之注

并前所緝者亦重加釐正其亡篇之遺文有散見它書者則并

其原注采之旬知流反今通作周疏謂若伊訓太甲說命諸篇重直容反見夷甸反疏其采諸孟子則并宋趙岐

注采諸禮記則并采鄭注若所采書本无注則但采其遺文而已各隨其篇第而傳其間通疏若五子之歌次甘誓之終

附帝告居商書之首是也其无篇名者總列于後疏若論語為

政篇孝于惟孝云云止傳書云呂氏春秋論大篇五世之廟可

以觀怪云云止傳商書曰皆未舉其名不知其次總附百篇之

後而為書十卷并百篇之敘一卷逸文一卷凡十二卷而疏則

猶未皇也將更須三飢庶幾卒業矣乎若夫幽莠亂苗武夫類

王必區火而廣之須相俞反待也俗通作須執則代反俗通作

反俗通疏孟子盡心篇云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作別疏也戰國策魏文侯曰幽莠之幼也似禾又曰武夫類

玉張揖注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武夫蓋祛異端闢衰說石之次玉者赤地白采葱蘢白黑不分

牙反俗作邪疏託孔氏書者所以尊聖經也紹前哲開來學

莫大于是聲雖不敏敢不力焉是為述

乾隆三十有二年歲在彊圉大淵獻相月乙丑朏粵五日己巳

江聲僕既旁生霸粵六日癸未疏訖

尚書公注音疏後述

古人之文古人之常言也道之于口聞者靡不知筆之于書讀
者靡不解解夷質反无庸傳述爲也乃音以方俗而殊言以古今而

異或一字而解多涂或數名而同一實疏

名卽字也鄭注義禮娉禮記云名書文也

今謂之字又注周禮小行人云古曰名今日字

聖賢懼後學之河漢前言也疏

莊子消搖游云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

于是爾雅有作而故訓興焉兩漢諸儒或據之以

解羣經繇是傳注迭興而經誼賴以明矣于時風氣醇古語雖

達而未詳意雖摛而未鬯後之學者欲爲引屢其說履尸仁反今通作伸

故自南北朝以至唐初誼疏迭出而傳注又賴以證明矣凡此

皆後人疏前人之書未有已注之而卽已疏之出于一人手者

有之自唐明皇帝之道德經注疏始吾師惠松崖先生周易述

融會漢儒之說以爲注而復爲之疏其體迥固有自來矣聲不揆擣昧〔疏〕擣昧言頑愚昏闇郭景純〔疏〕爾疋敘云撲不揆擣昧綜覈經傳之訓故采摭諸子百家之說與夫漢儒之解以注尚書言必當理不敢衍奇誼必有徵不敢欺世務求慝心云爾顧自唐宋以來漢學微甚〔疏〕漢學之行于唐者唯詩禮公羊爾易用王弼書用偽〔疏〕孔春秋左傳用杜預皆非漢學是唐時漢學之微矣〔疏〕不旁證而引伸之眇不以爲孟浪之言〔疏〕旁鋪芒〔疏〕莊子齊物論云夫子以浪力宕反向秀云孟浪音漫瀾无所趣舍之謂司馬彪云孟浪鄙野之語奚以信今而垂後則疏其弗可已也矣歲在疆圉大淵獻之六月尚書公注始成擬更三載而成疏〔疏〕更官〔疏〕衡反乃距今昭陽大荒落之五月〔疏〕釋天云太陽六朔寒暑而卒業焉唯曰庶無負昔聞之師說云爾敢竊比先師之周易述晞附箸述之林故聲又述簞疏之意云

乾降三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大荒落皋月旣望粵三日丙子江
肇纂并疏五十七年涂月壬申重書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二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尚書經師系表

今文家

史記儒林列傳云伏生沛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也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宋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无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沛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沛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蒯卿蒯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始昌傳云始昌宋人也勝傳云勝字長公初宋共土分宋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

東平故勝爲東平人勝從始昌受尚書及鴻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高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經儒林傳云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尚書官名也尚時羊反堪授平卿及長安許商長伯平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平卿至丞相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林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陸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奇爲政事齊炅欽幼卿爲文學孔光傳云霸字次儒霸生光光字子夏孔子

十四世孫也儒林傳云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舍子驕无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大傳守小夏侯說文恭曾師灋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寬中授東郡趙平无故授沛唐尊恭授太鄢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平哀帝御史大夫李尋傳云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

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沛南人也事歐陽高
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
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
崇爲博士勝又扶風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
士宣司隸校尉兒寬傳云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
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平當傳云當字子思龔勝傳云勝字
君賓鮑宣傳云宣字子都郭海高城人也旣被刑乃徙之上黨
遂家于長子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歐陽歙字王思樂安千乘人
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王莽時爲社宰
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

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封破陽侯建武五年
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九年更封夜侯歙在郡
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暉發覺下獄平原禮震年
十七馳之京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云

云書奉而歙已死獄中帝乃賜棺木贈印綬

唐章懷太子賢注引謙承後漢書曰

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誼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廩長

又云沛陰曹曾字伯山從歙

受尚書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鮑永列傳云
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
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桓榮列傳云榮字春卿沛郡龍亢
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建武十九年年六
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

弟子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尙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尙書甚善之

章懷注引謝承

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張禹列傳云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性竺厚節儉

章懷注引

東觀漢記曰禹好學習歐陽尙書事太常桓榮丁鴻列傳

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

明章句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

綬稟食公車與博士同禮儒林列傳云陳留陳弇字未明受歐

陽尙書于司徒丁鴻仕爲蘄長

章懷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弇以尙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

雀飛來隨

桓榮子郁附傳云郁字仲思少以父任爲郎傳父業

以尙書教授帝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

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永元四年代

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恩寵甚竺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門人楊

震朱寵皆至三公

懷章注引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

字仲威京兆人不言受書于桓榮章懷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

誤尔據此傳則朱寵實桓郁門人也

十萬言浮詞繇長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萬言郁復刪省定

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仲子焉能世傳其

家學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永初元年入授安帝焉孫典字

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尙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張奐列傳云

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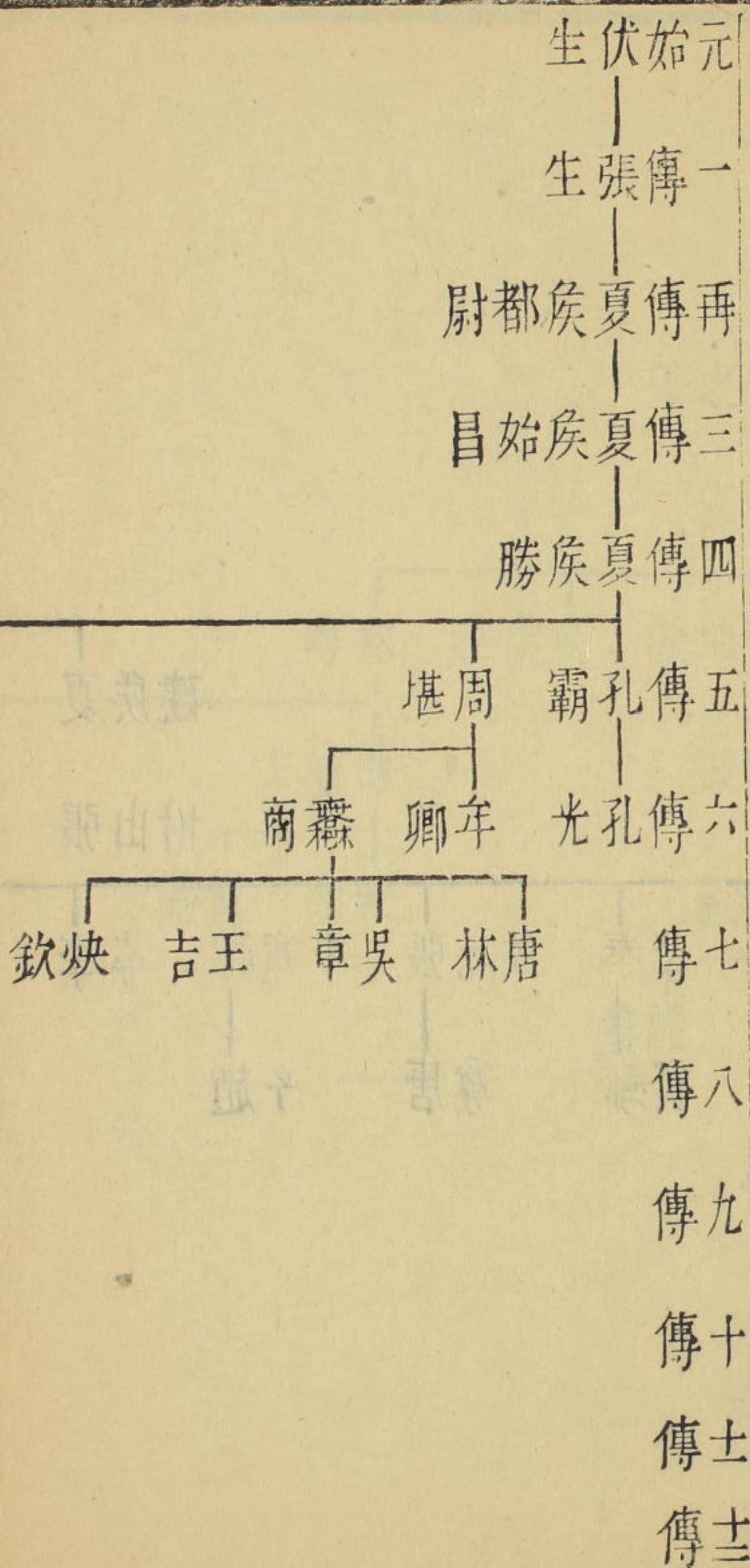
書初牟氏章句浮詞繇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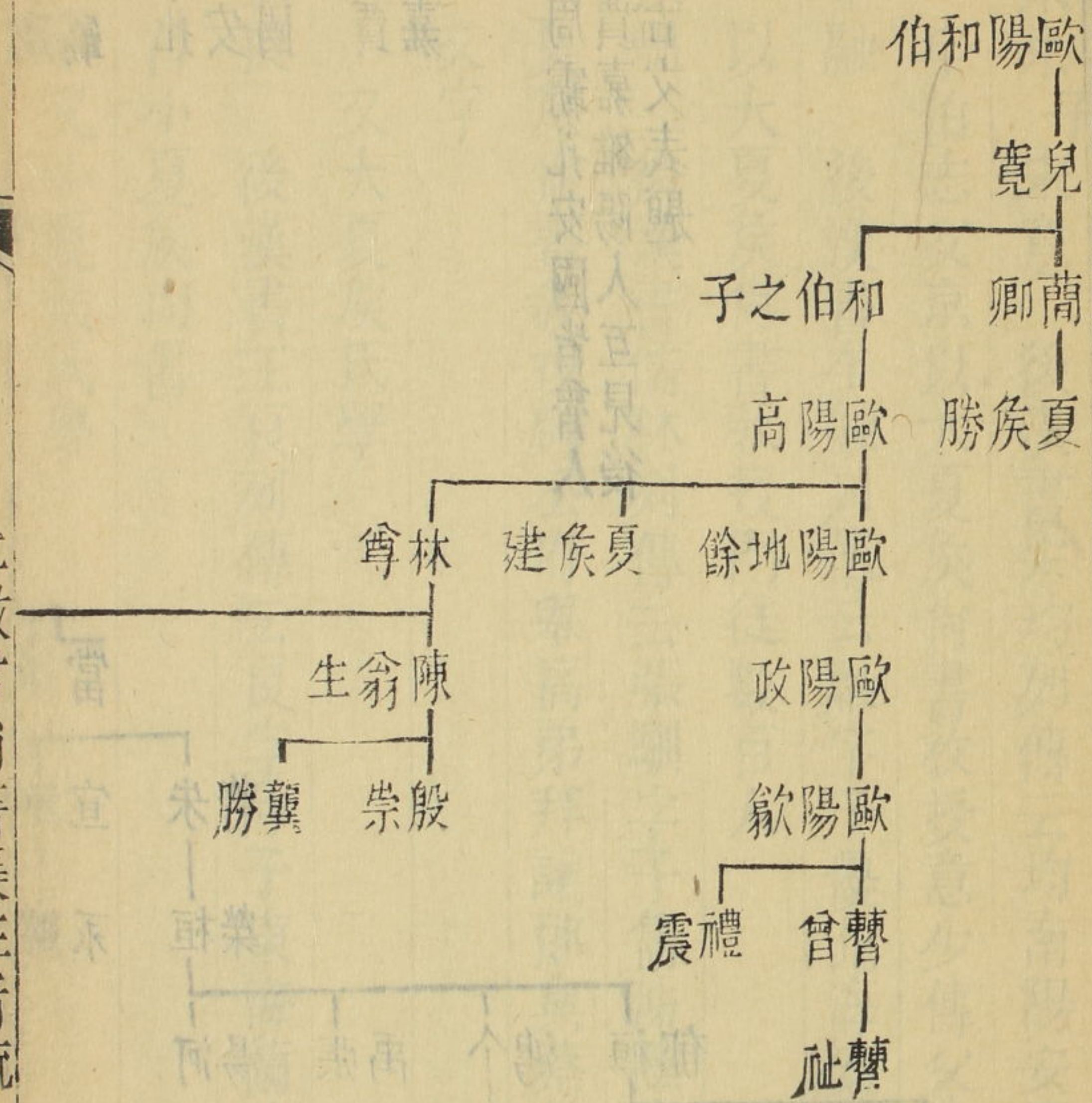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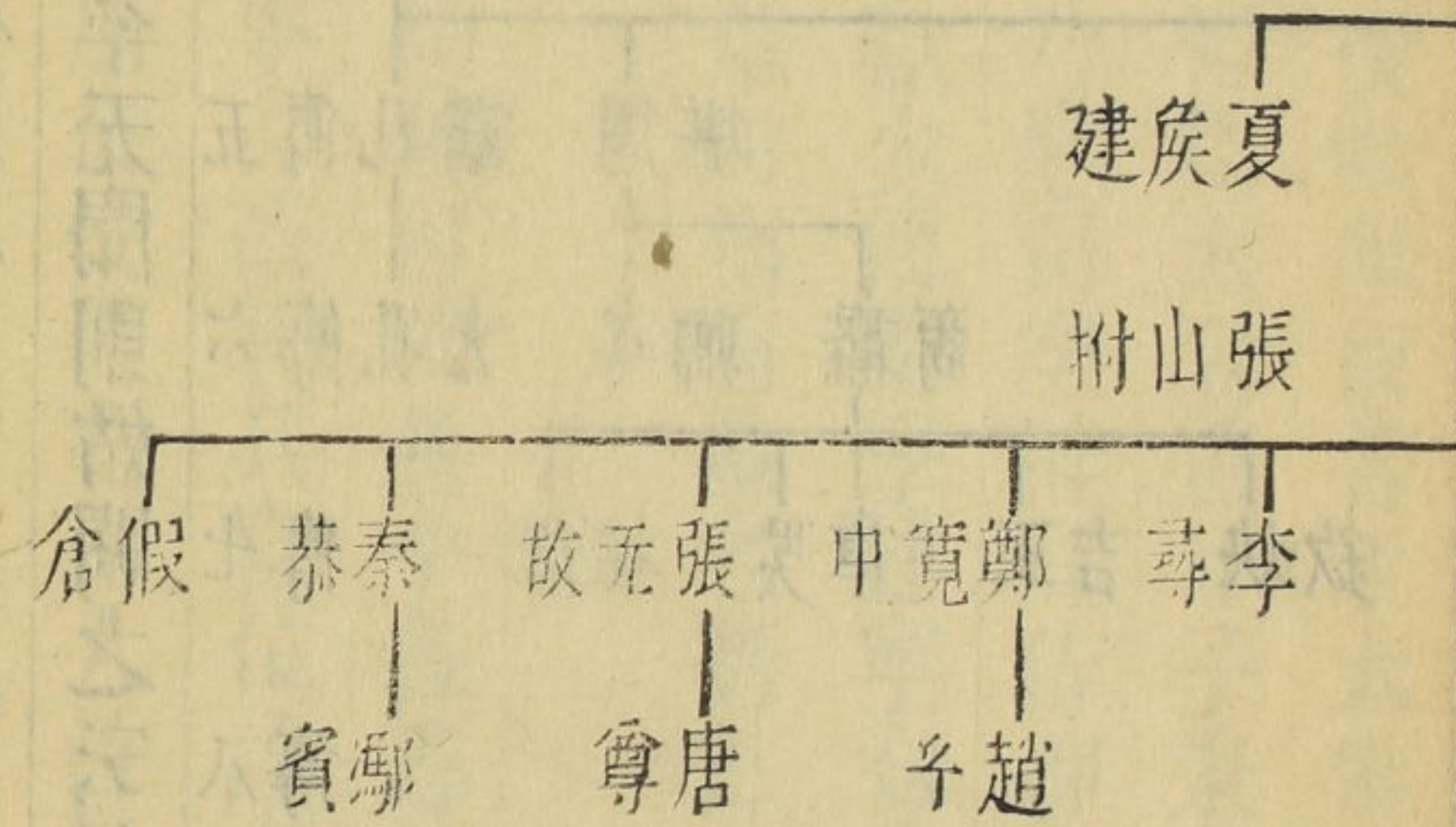
震列傳云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父寶習歐陽尙書哀平之

世隱居教授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太尉震仲子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延熹五年代劉桀爲太尉秉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誦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凡此諸儒皆授受有纛師承可攷者今各志其姓字里居詳其淵源所自或畧敘其行事亦或箸其官位詮次之以爲經師系表也如牟融牟長之輩所從受書者何人許子威索盧放之徒所傳尚書爲誰氏史傳无文不能統之以系亦各志其姓氏里居而附列于後焉惟是伏生者今文家之所從出也顧佚其名

字可乎而史記漢書皆未有見惟後漢書伏湛列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沛南伏生者也是可據以補其闕也若夫張生暨歐陽和伯之子名字卒无聞則姑闕之云尔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庚申補刊

周霸孔安國皆魯人
賈嘉雒陽人互見後
古文表題

平
當
鮑
宣
鮑
永

普樂湯

禹張

鴻
弇

郁桓
焉桓
典桓

朱張
寵負

楊震
楊秉
楊賜

宋京子宋意
後漢書宋均列傳云均南陽安眾人也族子意

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意少傳父業

後漢書車融列傳云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也少博學

以大夏侯尙書教授門徒數百人

張馴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張馴字子雋沛陰定陶人也以大

夏侯尙書敎授辟公府舉高弟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

文字

又大夏侯氏學

王良後漢書王良列傳云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

習小夏侯尚書

又小夏侯氏學

牟長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沛人也少習
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宏特辟拜博士簪

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楊寶 楊震之父已見系表敘

尹敏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
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

鄧宏 鄧禹之孫也後漢書鄧騭附傳云宏少治歐陽尚書授
帝禁中

廖扶 後漢書方術列傳云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
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

宋登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少傳

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

又歐陽氏學

古文家

漢書執文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

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

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

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朝授膠東庸

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號徐敖教授王璜平陵涂惲子

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史記儒林列傳云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後

江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庚申補刊

漢書賈逵列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通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涂暉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

今據此諸文而詮次之以爲古文經師系表其他師承无攷者亦皆附列于後云案史記儒林列傳敘伏生今文而其末後言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然則孔安國先通今文者也且漢時博士課弟子惟用今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則安國通今文益可知弟以古文出自安國而今文二十九篇以該備其中故列安國于古文之首而于今文亦列之又案兒寬之受業安國也諸博士受之當止受今文爾而史記先言寬既通尚書乃別言受業孔安國則

又似始通今文後更受古文者姑于今文古文兩列之焉惟是膠東庸生漢書佚其名據後漢書則庸生名邴足以補班史之不備附識于此

元始 一傳 再傳 三傳 四傳 五傳 六傳 七傳

孔安國 都尉朝 庸生 胡常 徐敖 王璜

兒寬

涂暉 桑欽

賈徽 賈逵

尹敏 已見今文家

杜林 衛宏 徐巡 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

陵人也少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衛宏見林闇然而服沛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泰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

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沛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毋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儒林列傳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從九江謝曼卿受毛詩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

蓋豫 周防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纂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孔僖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周般 後漢書周般列傳云般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也少游京

師學古文尚書鴻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

丁鴻 楊倫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楊倫字仲理陳畱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案丁鴻從桓榮受系表不聞其通古文此傳言楊倫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則鴻亦通古文者矣故復列丁鴻于楊倫之上云

張楷 後漢書張楷附傳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桓帝時畫優行竅作賊事覺被攷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无驗見原還家

孫期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孫期字仲或沛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馬融 後漢書馬融列傳云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儒林列

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不敢席鄭君之名故以某字代之

張恭祖 鄭氏 後漢書鄭某列傳云鄭某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後漢書五張恭祖傳其事无考據言鄭君從受古文尚書則恭祖通古文尚書可知矣故列之于鄭君之上云

盧植 後漢書盧植列傳云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作尚書章句案馬鄭皆傳古文尚書植與鄭君同事馬融則亦傳古文者所作尚書章句傳雖未言是古文必盡是古文說故列之于此

又孔氏古文學外此更有王肅者三國時東海蘭陵人也亦習古文尚書遂妄爲謬說以注經其意主于攻鄭因之

滑亂經誼迷惑後學乃尚書之罪人也故特黜之不許濫列于斯文

許子威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東觀記曰光武帝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許子威

索盧放 後漢書獨行列傳云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

李生 賈復 後漢書賈復列傳云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

張充孫 張酺 後漢書張酺列傳云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也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父事太常桓榮章懷注引東觀記曰充與

光武同門學光武卽位求問充充已死

寒朗 後漢書寒朗列傳云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尙書教授

馬續 馬援兄子嚴之子也後漢書馬援列傳云嚴八子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尙書十六治詩博通羣籍善九章算術

王渙 後漢書循吏列傳云王渙字穉子廣漢郡人也少好俠尙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尙書

以上諸儒所傳尙書未由攷其爲誰氏之學故別列于今文古文之後云

劉陶 後漢書劉陶列傳云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也陶明尙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

事名曰中文尙書

劉陶兼綜今文古文而折其衷故又別之使殿于末以爲後勁云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三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南海潘繼李新校

以上諸篇皆屬詩經
既詩四而西河漢中
詩各日中文尚書記
詩各日中文尚書記

